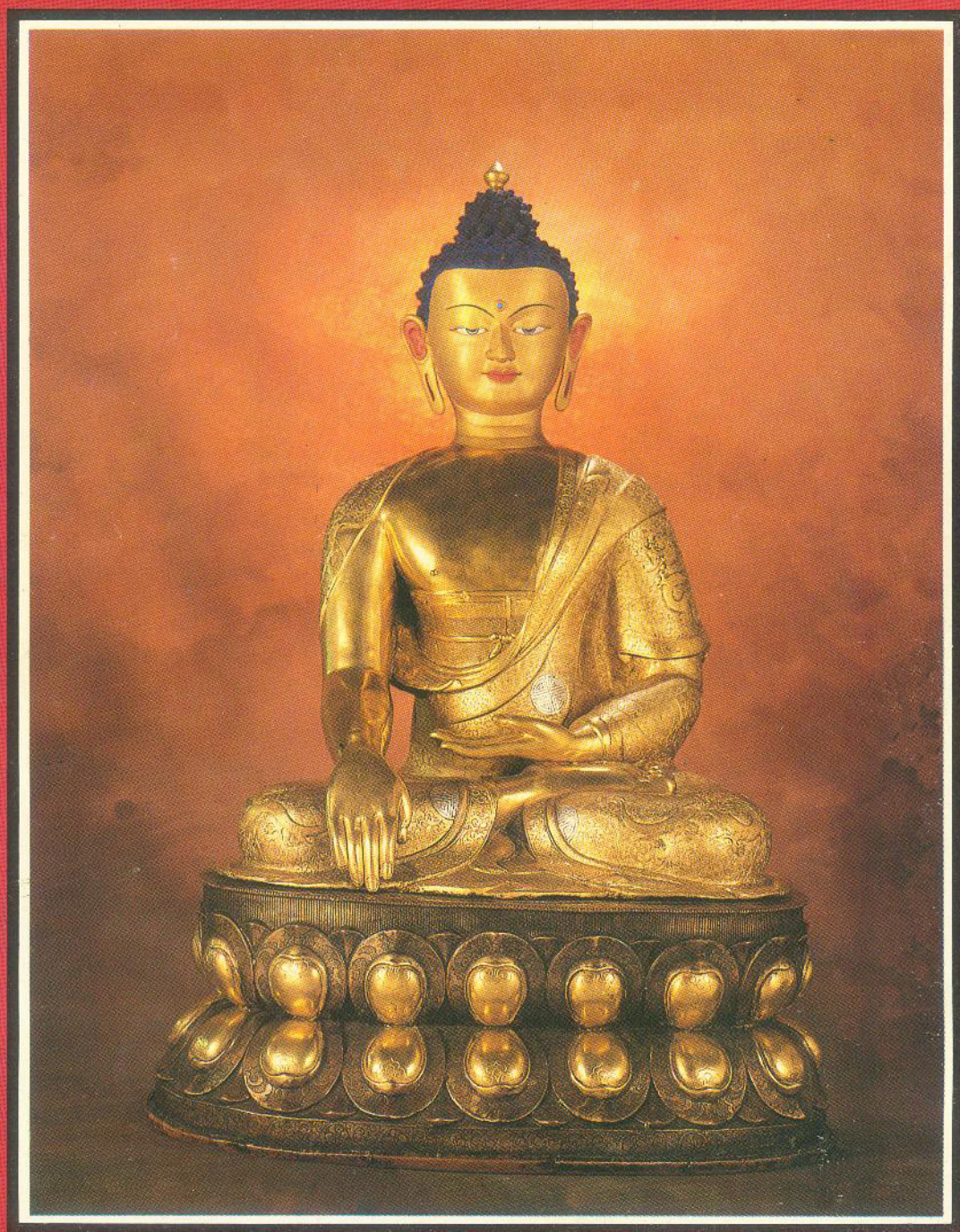


華藏世界

錢智敏



創刊號



華藏上師法像

華藏世界

創刊號



社 長：錢智敏
副 社 長：周宏建、趙國安
發 行 人：陳聲漢
總 編 輯：劉巧玲
執行編輯：曾漢璋、王 林
美術設計：李永昌、王 林
攝 影：李永昌、紀顯暉、林忠和
社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63號14樓
《諾那華藏精舍》
電 話：7665500 • 7641117
郵 撥：104291號 錢學敏戶
承 印：麗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萬大路423巷22號
電 話：3070907 • 3071629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誌字第4242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
新聞紙

目錄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4242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1418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創刊詞

錢智敏 4

密法傳承略說

陳聲佛 整理 6

諾那活佛

莫正熹 著 10

金剛大阿闍黎吳公潤江應化弘法紀要

朱慧華 黃寬仁 14

發菩提心義訣

華藏上師講述 19

淨土心要

華藏上師講述 21

華藏上師開示語錄集錦

曾漢佛 24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
台北48支局
許可證
北台字第2788號

聖者的塑像

本社專訪 26

錢智敏
朱慧華

上師開示輯要

本社編輯部 27

心空及第歸——訪錢召如居士

本社編輯部 30

慶世界圓覺宗藏密寧瑪巴台灣諾那華藏精舍新廈落成

吳艾佛 32

我對「一心三觀」的體驗

周宏佛 35

學密心得

趙國佛 38

華藏上師開示錄觀後感

陳宗佛 40

皈依後之回顧

高貴佛 41

金剛贈經會贈送大批法寶、經像

本社編輯部 43

創刊詞

■ 錢智敏

予自承受華藏恩師的授道宏恩以來，不時以宏揚本門無上密法為唯一心願。近年來假信義路諾那精舍弘法，從道獲益者甚衆。今舊舍已不敷使用，另覓新廈，以便利衆生，承蒙本門弟子全力護持鼎助，新廈落成在即，華藏上師的悲願及遺命得以日漸實現，欣慰之餘，又得名雕塑家楊英風教授慨允，為恩師雕塑銅像，更增添因緣之殊勝。

予知本門心法深邃浩瀚，除了建設道場，莊嚴法壇，和應機開示以外，尚需「文字般若」之引導推廣，使本門弟子得以日夜在正法中薰習陶冶，同時也可與佛門同道切磋，故出刊「華藏世界」以紀念吾師大持明華藏金剛上師而定名。

今綜合我們出版「華藏世界」的宗旨，可歸納為下列五點：

一、宏揚世界圓覺宗藏密寧瑪派無上密之心法傳承，廣度三乘衆生，利益普世。



二、為物慾橫流之當世，揚繫「心法」之奧秘，承續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慧命，淨化當前工商社會的習俗風氣。

三、感謝本門歷代祖師之傳承加持宏恩，並紀念第六代恩師大持明華藏金剛上師之悲願。

四、為同門師兄弟提供一切磋商交流修持經驗的園地，聯繫同門情誼，共同圓證菩提。

五、為方便接引新皈依的初機，認識本門一乘心法之殊勝，並藉以發佈本門弘法動態，令生法喜。

因此歡迎本門行者，踴躍賜稿，接引衆生。最後敬祝大家

大圓滿、大吉祥

錢智敏
朱慧華
謹識

七十三十一月



密法傳承略說

佛學者，只重學說，滿口佛教名相理論、不注重修持，雖窮畢生之精力，以博通經典，仍未能窺佛法之真相，而以法師自命，自詡舌粲蓮花，辯才無礙，為人講經說法，此是名相之講解，所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是也。

學佛者，實際修學，由修心養性，直至明心見性成佛，究竟涅槃，即與法界衆生，復顯自性光明，共入毘盧性海，此爲學佛之實際工夫，非從實相修持不爲功。

佛學與學佛既有如是之分，學佛亦有顯宗、密宗之別。顯宗爲學佛之初機，密宗乃學佛之究竟。顯密二宗，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莫能分離，不可或缺，由顯入密，乃得佛法成就；譬如人身、自頂至踵，衣冠齊整，是爲身根具足，妙相莊嚴。

密乘分密宗、密行及密教三種，所謂密宗即佛與佛之秘密傳承，師資相傳，彼此靜坐，入定，以心傳心，心心相印，不說一字，不立一法。雙方默契，心領神會，刹那傳承畢事，是謂密意傳承。

密行乃佛對菩薩之傳承，有表示傳承及口耳傳承兩種，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是表示傳承，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斯乃真密行也。其次師資密傳口訣，依此修行，可以即生成就，是謂口耳傳承，蓋

■陳聲佛整理

佛法首重傳承，倘無師承，迷津何能得度，如失却南針，易入歧途而不自覺；若傳承有自，依法修持漸得其門而入，久之必能獲證，一超直入，頓悟真如，既然如是，則傳統師承如斯響應，有由來矣。

晚近學佛之士，只重形式，非但忽略修持，對於歷代祖師心法，更茫無所知，侈言佛學高深，自稱大德。其實佛學與學佛，距離之遠，相差之遙，豈可同日而語，奚止天淵之別。

自迦葉以後，衆生根薄，師資相承，逗機引教，直指人心，而爲開示。若即時聞法悟道者，是爲上根上器，若數月或數年悟入者，是爲上根中器，亦有數十年而至終身方得悟證者，是爲上根下器，斯均屬口耳傳承。

密教者乃祖師對凡夫之傳承，依人立法，因人設教，引導印度四階級衆生，使之返妄歸真，頓悟本來面目。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對於顯密大小諸乘，無所不說，現在藏經所集佛說密乘經典雖多，唯佛在世時，密宗尚未開宗創立。迨佛滅度六百年後，龍樹菩薩出世，初爲婆羅門外道，嗣後皈依禪宗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悟道後，入龍宮齋大華嚴經及楞嚴經，開鐵塔，傳密藏。（依了義說，鐵塔實指龍樹之心識）深悟楞嚴經內證圓通法門，得厥大佛頂首楞嚴王三昧，爲度婆羅門故，安住甚深三摩地，心開悟理，成爲一花四葉。由奢摩他演爲歸性門，三摩鉢提演爲隨相門，禪那演爲唯心門（住世），及無碍門（出世），盛極一時，成爲八宗之祖師。

密乘始創於龍樹菩薩，完成於龍智菩薩，其教導方法爲：由隨相門立一切法，依婆羅門根性，而立六大四曼陀羅，及六無畏諸綱要而教化之，使其習有相禪定。

俟其有相定深，則教導使離相有執。由假入空，繼運歸性門方法，教之習空定。俟其空定功深，教之悟體空執，使其脫穎而出，繼續教化空有二定皆修行成熟者，運用唯心門方法，教之體用不二，空有圓融，使之從住世空有圓融之禪定，根塵迴脫，再續用無碍門教化，令其超出空有，謂不生不滅，是爲究竟涅槃。此爲密乘化導之步驟。

龍智菩薩之門人甚多，其下有善無畏、金剛智及金剛智之弟子不空等三人，於唐玄宗開元四至八年，由陸海二途抵長安；翻譯經典，弘傳密法，善無畏傳胎藏部法，金剛智及不空以金剛部之教旨爲主，是爲「開元三大士」。不空弟子慧果，傳日本弘法大師，創真言宗，是爲「東密」。而「藏密」之興，據諸那呼圖克圖所示：「蓮華生大士應西藏王赤松德真聘邀，由印入藏弘法，而爲藏密第一代祖師。」

若細述藏密宣弘之因緣，應始於唐太宗時。其妹文成公主下嫁藏王，生子赤松德珍。及長繼藏王位，納二妃，一則藏女，一爲中土金城公主。公主奉觀音佛像，及各經典入藏，西藏自此始知崇奉佛法，赤松德珍由是派人赴印度迎請諸大德菩提薩埵，入藏宏法。其時藏土邪魔外道，爲祟甚厲，德珍屢欲建立道場弘法，均爲魔

障所阻；菩提薩埵迺提議欲將魔道鎮壓，須延請印方密宗大德，來藏傳法，始易懾伏。當時印土大德甚衆，但以北印度蓮華生大士，最爲殊勝；王納其議，仍派使者赴印，迎請蓮寧生大士，由印首途來藏。沿途所經，羣魔極盡破壞之能事，諸般騷擾，均爲所降伏。抵藏後德珍極禮重之，建立大曼陀羅，傳七百二十尊大法，皈依而受灌頂者衆；其中有大弟子者二十五人，均得即身成就，現不可思議，神通變化，其中分爲王臣伴三法脈；由是歷世相傳，至持明無轉金剛，又將三法脈，合而爲一。

考西藏密教，自蓮花生大士後，又有自印度傳入者，連蓮師所傳之紅教，同時共五派，茲並舉之：一、寧瑪派，即舊派紅教，蓮華生大師至諸那上師，共二十五傳。二、沙竹巴派，即花派，以護法菩薩爲初祖，即唯識宗之第四祖也。三、加竹花派，即白派，以諦諾巴爲初祖。四、基路巴派，即黃教，以宗卡巴爲初祖。五、寶波派，即黑教，乃西藏本土之外道。現在精舍所弘揚者，屬寧瑪派，即紅教之壇城，爲南中國之唯一紅教道場也。上列五派之中，以寧瑪派爲全頓教，最圓最頓，花、白二教爲半漸半頓教，黃教爲全漸教，寶波屬外道。各派相傳，至元代白派國

師嘉麻巴司，將紅、白、花三派，合而爲一；現在西康貢噶上師，乃白教之嫡傳，亦即紅、白、花三教之法嗣也。

諸那上師，爲蓮師第二十五傳法嗣，是爲西藏舊派紅教。紅教本爲印土最古密教，自本師釋迦牟尼佛說教，先後有八大持明出世，龍樹菩薩爲八大持明之一人。蓮花生大士同時與八大持明，互爲師弟，蓮師總攝八師法要，爲印度第九尊即身成就者，是爲紅教初祖，因其所傳者均屬印土最古密教，以傳心要爲主；如達摩祖師所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法門亦其一也。諸那上師之本師，爲貝雅達賴上師，乃大勢至菩薩轉身，亦即達摩祖師之後身；所傳者均屬教外別傳，各種不共心要，故諸那上師所注重者，均以貝師不共心要爲主要，亦即貝師之二祖也。

當時康藏民族文化水準低下，迷信心重，崇拜天然偶像，見山拜山，見火拜火，乃至牛鬼蛇神，均是禮拜對象，所以祖師設教，均用愚民政策以度初機，令其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爲衆生密。亦即人爲秘密。例如黑教奉牛神爲主，祖師則入文殊菩薩三摩地，出生大威德金剛而教化之。婆羅門教有奉馬頭神爲教主，祖師則入觀音菩薩三摩地，生起馬王金剛而教化之。有奉猪神者，祖師則入毗盧遮那三

摩地，演出金剛亥母而教化之。有修習氣功者，祖師則爲其入阿閼鞞佛、阿彌陀如來三摩地，出生上樂金剛，及紅色觀音而教化之。婆羅門教及其他外道，均運用戒禁取見之權術手法及種種戒誓，嚴厲約束其弟子，使其不敢背叛。密宗立教對初機亦採取此手法，唯此乃係對初機學者一種權設，一俟行者修行將成熟時，由其本師點破此旨，將戒禁取見一掃而空，方能悟道。此爲修持行將成熟者，不可不知也。

以上所說種種設教，均用觀世音菩薩普門三昧，三十二應乃至八萬四千應，隨一切衆生之根性而度脫之。是爲衆生密，亦即權教。此種教必先從有門入手，而至衆生密修成後，開權顯實，說有破有，立空破空，說止破止，說觀破觀，出相破相，乃至無一法可得，是名究竟涅槃。即以上龍樹菩薩之四門教法，是爲實教。

溯自民元以來，國內平津及京滬一帶，密宗行人均不明密宗原理，幾十年修持，向外馳求，不明內證工夫，今日開一壇灌頂法會，明日又開壇，甚至連日開壇灌頂，所學愈多，所知亦多，所障愈重，所得心亦重，無知心更重，反爲法塵執所纏縛，作繭自縛，永不見佛日，事屬可憐，亦復亦歎！不明自性之法師，所修是接衆生五濁氣流爲衆生灌頂，恰如以污穢溝渠

水爲衆生灌頂，反遭增染緣。罪過罪過。而通達自性法門之法師乃接諸佛五智法流，爲衆生灌頂，洗沐罪垢，永爲淨緣，其功德無與倫比。此點不可不知。

所幸者，西康諸那呼圖克圖上師西來，將紅教寧瑪巴古派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諸佛秘密心印要門大法，全部傳出，震聾起盲，使令修習藏密者知其真相，由修心養性而至明心見性，以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之純粹佛法，使行者從藏密之事相儀軌脫穎而出，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頓悟自心真佛，即凡成聖。甚願此法門返傳至印度，西康、西藏、蒙古等處，令藏密修行之人解除一切法縛，各各明心見性而至究竟涅槃，是所厚望焉。

最後余再鄭重申述，密宗事相（外派）傳承，派系分歧，五花八門，唯紅教無上智傳承，一脈單傳，純粹無雜。爲正法眼藏，如長江大川，發源于青海，直線奔流而下，脈路分明。屈指自釋迦文佛，親傳於文殊菩薩，再傳於蓮華生大師，復傳於貝雅達賴祖師，再傳於諸那上師，遂傳至本人蓮華金剛藏班智達，前後祇有嫡傳六代，且都是一代單傳一人，所謂「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者也。

目下原子時代學人根機淺薄，惟恐大法失傳，故不惜打破祖規，相機傳授，雖

法雨遍灑，圓音廣播，但承受大法而有大成就者仍恐鳳毛麟角，億萬分之一而已。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

復次，無上大密法至圓至頓，見性成佛，直趨性海，如此珍貴秘典罕遇難求，此娑婆世界前後祇有三次說法：一係無量劫前，現生上王佛住世，曾演說一遍。目前賢劫千佛會中，祇本師釋尊親為敷演。

其餘九百九十九尊佛均秘而不宣。值此末法，釋尊懸記：「燈將滅時還復明」，迴光返照，輝煌燦爛，惜時間短促，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必須及時把握機會，否則良機稍縱即逝，失却最後聞法機緣，復需再歷百千萬億劫，直待文殊生王佛出世，始得聽聞最後一次說法，即成絕響，以後永無機會。如此見性成佛真秘典，密傳心印大法門，豈非難遭難遇，誠如偈頌所云：「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

遇。」故深望大眾勤勞精進，百尺竿頭更上，務使密宗第七代適應懸記，更為發揚光大，登峰造極，佛光遍照。普願法界有情，同證圓覺，是所至盼。

註：本文據華藏上師口述之佛法傳承略說（談天演大德記錄）、密法傳承略說，以及九龍諾那精舍落成開示文，暨朱慧華上師之密乘法相彙編序諸文剪輯而成。



諾

那

活

佛



■莫正熹著

拜觀音，到五臺山禮拜文殊。」

諾那活佛是西康金塘人氏，生於前清同治四年乙丑五月十五日寅時，在七歲時就被迎入諾那寺，修學顯法和密法。他的師父是貝雅達賴，貫通五部密法，神通廣大，康藏人士，沒有那個不仰慕他。他的弟子甚多，即身成佛的，也大有其人，享壽一百三十六歲，死得縮身一尺多，這就證明他確實是成佛了。

諾那活佛既拜他為師，盡得他的秘傳，顯教和密教，無不通曉。密教有四個大法，所謂息、增、懷、誅。息是息災難、如摩利支天法之類；增是增福德，如紅觀音法之類；懷是懷柔親善，如咕嚕咕咧法之類；誅是誅邪破惡，如摩訶迦羅法之類。在四大法之中，諾那活佛尤擅長誅法。他的師父貝雅達賴在世的時候，曾經預先吩咐說：「你將來可往漢地，到普陀山禮

活佛於二十四歲時，修習密部大法，都得到成就，承接貝雅達賴祖師的佛位，兼掌管西康政教大權。到了三十七歲，康藏的黑教，是擅長邪法的，從前也是由印度的邪教傳來，到了這個時候，黑教的野番，十分猖獗，活佛虔修大忿怒金剛法，降伏了他們的四大首領以及徒衆，轉邪歸正的野番，約有三萬多人。

前清宣統年間，西藏前三世的達賴喇嘛，與英國聯合起來，派兵侵擾西康，康人仰賴諾那活佛，一致請求領軍禦敵。活佛於是統領康軍，與川督趙爾豐所派來的統領馮山，以及雲南軍隊，合力作戰，收復原有的二十九族，以及二十五族的失地。到了民國元年，四川督軍尹昌衡，改派統領劉瑞麟，守衛西康。尹昌衡與劉瑞麟去職以後，改派彭日昇接管軍事，只可

惜彭日昇剛愎自用，既無勇無謀，又不聽信諾那活佛的勸告，至民國七年，彭日昇一敗塗地，活佛被達賴喇嘛的部屬俘虜過去。雖然達賴喇嘛素仰活佛的道德，再三誘他投降，活佛始終不肯答應。於是在拉薩郊外，四面大山的凹處，掘成一個土牢，深約四五丈，寬僅五六尺，猶如我們家鄉的古井一樣，竟於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把諾那活佛，放下土牢。牢頂僅留一個小孔，約五寸多寬，並且派遣連長若本，率兵三百人，日夜看守。每日由小孔遞下麵水一次，意欲誘他投降，可是活佛寧死不肯接受。達賴喇嘛三次使人把毒藥放入壘內，活佛明知是五毒和麵所造成的，他也接受。身在黑暗土牢之中，手指觸着毒麵，食入肚中，毒性發作而死。但因他有密咒的法力，有好幾次死後復甦，守牢的人，試把食物垂下，活佛仍知捫食，守牢的人，知道他食毒不死，驚為神人，從此

以後，達賴喇嘛，不敢再次放置毒藥了。這些毒藥是黑教中人，使用五種毒物所製成的，毒性十分猛烈，倘若指頭一經染着，必致全身潰爛，五臟迸裂而亡。活佛食過毒藥三次，死而復生，真是一件千古奇聞。

活佛被囚入土牢，經過六年之久，這六年中間，一心念佛，有時以手去挖牢底的泥巴，挖成一個窟窿，碰着石頭又改變方向，挖過又挖，經過很多日子，結果挖成一條長長的洞穴。至民國十二年農曆九月十三日，從土牢中鑽了出來，得到重見天日。他那時頭髮長到腹部，衣服毀爛，不足以蔽體。夜行晝伏，沿途乞食，走到札什倫布的西方，遇着他已經出家的親侄，以及一個紅教喇嘛，他們出乎意料之外，一眼看見活佛，以爲是死去的鬼魂，經過查問過去情形，他們三人，竟至摟抱痛哭，於是同往印度。活佛在途中以咒術醫好了很多印度人，那時有個王子的女兒，被病魔纏擾，百藥無效，活佛爲她唸唸咒，病就好了。王子感謝他的救命之恩，自願建寺供養，但是活佛一片丹心，歸向中華，不允許在印度逗留，王子只得以印度大洋七百元，作爲供養。他們三人，向着東方進行，到了孟買，然後乘船來到上海，即時前往普陀山、朝拜觀音。從離開土

牢，已經有七個月之久，受過多少折磨，歷過多少艱辛，竟得脫離苦難，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事。

那時西康代表丁子佩先生，與西藏金剛上師覺拔喇嘛，都說活佛從土牢脫險逃出的時候，曾經以他的神力，幻成一具死屍，表示已經死去。達賴喇嘛派人檢驗他的屍體，證實已經真的死亡，並且爲他誦經七日。西藏人民，仰慕他是紅白兩教的一代祖師，爲他建塔禮拜，尊爲聖帝。過後一年，忽聞活佛又在北平出現，達賴甚感懷疑，於是暗中派人，前來攝影，果然是諾那活佛的真相。掘開他所埋葬的石塔，只賸下當時蓋在屍體上羊皮數張，並沒有他的屍體。於是逮捕那個負責監守人若本，責他有虧職守，若本說，已經派人檢驗屍體屬實，達賴大怒，以手杖打死若本。活佛死後復生，他的神蹟與耆域杯度無異。漢地的皈依弟子，有人以此事問及活佛，活佛笑而不答，便更加使人無法揣摸了。

民國十三年農曆三月十五日，活佛到了北平，先去拜見蒙藏院的總裁，總裁不予接待，因爲早就接到諾那活佛的死訊。活佛於是虔修咕嚕咕咧法，感動到當時的執政段祺瑞，段氏十分驚異，對於活佛，敬禮有加，以黃沙佈地，迎請傳法，並且

答應助他收復失地，送返西康，可惜那時政局改組，不能實行。活佛趁着這個時機，前往五臺山，朝禮文殊，禮拜金剛洞。這個地方，也是昔日貝麻密札大師成佛的聖地。活佛已經朝過普陀，如今又到五臺山，與他的師父貝雅達賴的預言，無不應驗。後來又往北平，傳授密法，皈依的人，日來日多，可見法緣殊勝了。

民國十五年農曆十二月十五日，應劉湘與李公度之邀請，前往重慶。民國十六、十七年，仍在重慶傳法，舉行過和平法會四十九天。當他閉關修法之前一天，電燈局李局長夫婦以及他的女兒，陪同活佛在樓上閉談，忽聞壇場內，發出長大吼聲，有數分鐘之久。活佛吩咐他們不要害怕，這是護法金剛降臨威力之所表現。法會將要圓滿，設壇誦經時，本來天氣是很晴朗的，他說：「今晚是金剛弟子之母龍女降臨，有大風雨，你們須要有所準備啊！」到了二更時分，果然狂風暴雨，一時俱至。其餘如降魔，治病，觀察等等，無不神奇應驗。

活佛在重慶三年，黨政軍商學界等人，尊之有若神明，皈依弟子有萬多人。民國十八年農曆四月，由重慶往南京，接受國民政府所委派的蒙藏委員會委員，以及兼任立法委員職務。民國二十年六七月間，大

雨成災，江南江北，幾成澤國。這時南京佛教居士林，敦請活佛舉辦息災護摩法會，忽然間有幾陣狂風，把大雨吹散了。同時有個廣東弟子章居士，因為他的妻子因生產而亡，章居士十分悲痛，請求師父爲他設法，活佛說：「你馬上搭車前往杭州，什麼街，什麼店，第幾號門牌，你的妻子在那裏等着你了！」章居士立即前往，找着門牌號數，即時有個杭州小姐，開門出來，以廣東方言說：「亞章！你啲啦！我響呢處！」章居士真是莫名其妙，以一個杭州小姐，本來是說：「嚟囉囉的多」的杭州話，爲什麼會說出廣東話來呢？不由他不爲之驚奇，於是隨她入門，見過岳父母，說明來歷，即時擇日，結婚成禮，然後雙雙對對，返回南京，成爲再世因緣。若是自己修成奪舍轉生，已經是不可思議之事，何況又能爲他人借屍還魂，其中奇妙之處，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民國廿三年農曆二月，邯鄲縣有個老狐狸，輾轉託人送信給活佛，自願率領狐衆，數千眷屬，請求皈依。信中情詞懇切，活佛憫其真誠，准其所請，並教牠以神通力，前來南京皈依。他的道德，感化到狐類，雖古代的神僧，亦不過如是而已。

活佛在母親的腹中，已經能够記憶前生之事。出胎以後，父母爲他請人憶經，所有唸經喇嘛的形貌以及所用的法器，都能記得清楚。到了五六歲時，有人抱來一個一二歲的幼女，幼女一看見他，便說：「你是我的兒子，你是吃我的乳長大的！」活佛問她：「何年生我，何處生我，」都能說出甚爲詳細。筆者曾以能否記憶從出生的嬰孩時的往事，問過許多人，皆云不知道。問過慈航法師，法師說：「記得！記得！」於是我們便作個會心的微笑。如今諸那活佛，也能記憶入胎和出胎的後事，誰說沒有前生？誰說修行沒有好處呢？

諸那活佛又應各界的請求，迭經去過上海、杭州、蘇州、莫干山、廣東、湖南、湖北、南昌、以及廬山各處傳法，皈依的人，不可勝數。

筆者回憶，大約是民國二十四年諸那活佛到了廣州，報名皈依的人有兩百多。筆者那時對於密宗，不感興趣，故此沒有報名。有一天，到堂兄莫廷芳的家裏去，堂兄正準備要往法會參加，我便抽身告辭，但堂兄挽留，要我借他同去。到了目的地，堂兄出具入場證，守門的人，驗過憑證，我即時走避，但堂兄一手拉着我不由分說，拉我入場，守門的人，亦不攔阻，於是不報名，不交費，竟得參加這個灌頂大法會。我並不是存心盜法，而是不由

自主。眼見參加的人，個個都是非富即貴，法會開始，圍成一個大圓圈，受法的人，一個接着一個，猶如操兵排隊，慢步前進。這時有幾個金剛弟子，分散各處，有的向空中撒米，有的手執寶瓶，有的手執湯匙，有的手捧法水。米從頭頂落下，綠色的甘露，以湯匙灌入口中，法水斟下掌中，以水摩頭。漸漸便走到活佛的面前，那時活佛坐在一張沙發的木床上。我們低頭合掌，活佛眼睜睜地望着我，口中唸唸有詞，手執寶瓶，用力壓下我的頭頂上。加持完畢。接着又加持別人，這樣便是灌頂圓成。當時又有他的老弟子，教我們學唸了幾條密咒。從此以後，我得到很多奇異的覺受，若要都寫出來，起碼要有三兩千字，只有略而不談吧！不過有一句重要話，若得密宗有大成就者的灌頂加持，前後判若兩人。自力雖然重要，他力更爲莫測，沒有經驗過的人，不妨嘗試一下。

據蘇邨園居士說他曾向活佛請求舍利，活佛以手往頸後一擦，就擦出一顆舍利，難道他的項背，儲藏着許多現成的舍利麼！

民國二十四年北伐成功，統一中國，以南京爲國都。活佛到了南京，先委員長蔣公，對他亦甚尊重，並且派有侍從長官護送前往杭州，爲嘛哈嚩囉廟開光。嘛哈

嘎囉譯意是大黑天，即是大悲咒第六句所謂摩訶迦盧尼迦耶，是五部密法的大護法。這間廟是元世祖信奉八思巴，封為大寶法王，從那時候起，漢地才有此廟。它的名稱，與漢地的神廟，大不相同，故此來歷如何，無人知曉。如今以一個外來的生疏客人，而能知道有這麼一間廟，未嘗不又是一個奇蹟。因為活佛擅長誅法，以嘛哈嘎囉為本尊，他們彼此之間，可能暗中互通消息，故此能夠知道有這麼一間廟。我們凡夫縱然天天從廟門出入，竟致一無所知，亦是理所當然。

那時南京的弟子們。設有一間蓮華精舍，活佛常在精舍傳法。不久他便要返回西康，我們政府乘機派他為西康宣慰使，他到過漢地十二年，深知漢地佛教徒，都是修行淨土宗。他返回西康之後，勸請貢噶佛爺到南京來，專為信徒們開頂。這個大法，自從佛教入中國二千多年，除了文殊師利菩薩，曾為靈坦禪師開過頂門以外，這是第一次傳入漢地。貢噶佛爺又把

此法傳給漢人。可見他們師兄弟之間，憐念漢地佛教徒，多麼老婆心切。只可惜，大部分劃地自限，固執成見的人們，盲目反對，那不是辜負了活佛的一片婆心嗎？

活佛在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西康甘孜示疾。臨終時說還要再來，並囑停屍三日然後焚化，骨灰運往廬山。在示疾時，兩鼻垂下紅白雙珠，全身縮短，好像嬰孩一樣大小，與梁末的陸法和同樣表現。弟子們把火葬日期，事先告知民眾，一方面用藍布裹身為跏趺坐，一方面疊置木柴成一平臺，然後把遺骸昇在臺上，以乾牛糞引火。忽然一道白光，從活佛頂門衝出，往上直升，射進太陽，白光強烈，不可逼視。山民見狀，膜拜不已，聲震山谷。白光過後，還有兩道五色的虹光照耀著天空。唸開路經時，天昏地暗，大雷大雨，天地為之失色，日月為之無光。

火化後所得舍利，有白紅藍三色。

大概因為修法時，觀想眉間唵字放白光，喉間阿字放紅光，心際吽字放藍光，平日修習成功所致！又他的心臟，火燒不壞，心臟中空，外現憤怒金剛像，鬚眉畢現，在場觀眾，莫不踴躍歡喜，都認為大喇嘛是個究竟成就者。我們政府封他為普佑法師，這就是南無不生不滅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的應化事蹟了。



金剛大阿闍黎吳公潤江應化弘法紀要



■朱慧華
■黃寬仁

金剛大阿闍黎法獅子吳潤江爲廣東開平縣樓崗鄉平崗村人。父國楨公以燭芯爲業，性至孝，究陰陽葬經之學，遇與師孔吉堂先生，往開平相地，得地於佛子凹，形如猛虎跳欄，乃營葬曾祖錫福公於此。吉堂先生言：後世當有盛德子孫，騰蹕飛越，奔軼絕倫者。後數年，上師母張太夫人孕，夢神人云：德本夙值，當生福德智慧之男。丙午年七月初十日蓮華生大師誕辰，上師乃降，卿雲鬢鬢，天龍八部，並爲瑞應。翌日有二小兒來，神高形茂，竊經爲壽，旋忽不見。上師六歲入學，受業於諸宿儒，遍讀羣經子史，又習法盧文於聖心書院。畢業後，從商香港，後復回穗，任英文日報繙譯之職。後北上京滬任事，以迄抗戰軍興始回粵，旋徙居澳門。當民國十四五年間，上師以身體不調，久藥未治，復遇逆緣，乃假命醫王。民國二十

年秋藩陽事變，南京佛教居士林衆善信虔請西康諾那呼圖克圖開息災法會，以遏寇虐，修大白傘蓋佛母法，上師於此法會中，受諾那呼圖克圖灌頂，乃修習紅教無上瑜伽，精進不忘。民國二十一年夏，自南京回粵省親，離京時，曾於師佛前發願，以紅教無上瑜伽傳至本土，利樂有情，師佛甚嘉其志。上師回穗匝月，未遇有緣人，引以爲憾。去穗之前一日，往西南執行部訪友人高振漢，同至六榕寺蔭園茶話，遇羅嘯璈謝英伯沈文興三居士至，羅與高爲友，羅言得大白傘蓋咒，未諳梵文，高以上師曾修習藏密爲介，上師爲說從學西康諾那呼圖克圖因緣，羅喜，共議迎請諾師南來宏法，而上師之願乃償。上師回京後，是歲杪，羅嘯璈居士與上海鄭灼辰鄭

又明李佩弦至京，乞上師導見諾師皈依灌頂。時都人士對於藏密頗多異議，上師輒爲之解除覆障，斷疑生信。未幾戴季陶居正朱培德承事諾佛，而紅教聲華，乃光燦無比。民國廿二年春，上師力勸王家齊何叔達等，從學諾師，王爲海南人，何爲蒙古人，一南一北，皆得圓滿菩提。民國廿三年，上師隨諾師至廣州宏法，開息災利民法會於多寶路，編印大白傘蓋佛母總持陀羅尼經，啓發學人念觀三昧，奠定廣東藏密基礎。民國廿四年隨諾師應簡玉階之請，至上海宏法，法事已畢，諾師回京，任國府西康宣慰使，入川還康綏撫。自諾師入川後，上海金剛乘佛子以提挈乏人，衆善信乃恭請上師至瑜伽精舍傳法，蒙諾師授記得金剛大阿闍黎位，嗣是在京滬兩地傳法，皈依者實繁有徒。其冬，與中山鄭清葵女士婚。民國廿六年歲末同旅居澳

門。民國廿七年，上師鑒於抗戰時期，兵燹厲疫飢饉，生靈塗炭，乃發心修阿闍如來超度法一千壇，使鋒鏑衆生，生蓮花內，如是起修，至五百六十壇，而第二次大戰結束。原夫超度功德，戢黷武者之野心，杜侵略者之狂性，天人感應，理蓋然也。光復後，上師常往來於省港澳之間，爲諸佛子傳法灌頂。民國三十七年，應廣州中山大學諸教授之請，在校內南軒爲諸教授演說藏密玄要，開示涅槃正路，其見聞者，無不蒙益。於是上師所發心虔修第一期之超度大法一千壇，亦於南軒圓滿，諸教授乃迎請上師至留法同學會，聚餐誌喜。上師復發願更修超度法二千壇，以此功德，獲致世界三百年和平願望。民國四十二年間，許讓成何佩芬伉儷爲其次子許少榮君消除業障，增益福慧壽命故，延請上師之大弟子趙澤生居士爲之修法除障，修法數壇，許子宿疾果痊，乃發願籌建九龍諾那精舍以報佛恩。復經港澳臺各地道侶之助，於是年癸巳十二月初八釋尊成道日開幕。嗣此常恒修持，第二期之超度大法，已在乙未年五月中旬諾師寶誕圓滿，復借上師五十壽誕，功德廣布，是上師知命之年，悲智雙修，饒益有情，更強其荷負，以報佛恩者也。

民國四十七年春，上師應歐陽亞麗（

黃毓沛將軍夫人）、坤麗（李及蘭將軍夫人）兩姊妹敦請，首度蒞臺弘法，駐錫北市信義路李宅，弘化兩月餘，傳授蓮花生大士，如意輪觀音，彌陀十念心要，觀音施食法，及摩利支天等大法，皈依弟子數百人。

第三期千壇超度大法，於民國四十八年歲次己亥四月末旬，在九龍諾那精舍，功德圓滿。

民國四十九年，上師復應歐陽亞麗及楊秀鶴兩居士之請，二度來臺，駐錫臺北三重德林寺。傳彌陀十念心要，及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要訣，及一念成佛要門等諸大法弘化近兩月。然後返港。

同年歲杪，上師應美國三藩市佛道研究會伍佩琳、李卓平等，恭請赴美弘法，乘威爾遜總統輪，至三藩市，接船者，正善佛道研究會伍佩琳，李卓平，嚴貴東，唐梁瑞珍及諾那舊弟子張香譜校長，謝實之，至德總會吳灼德諸位接船，在該處駐錫十月，所傳之法甚多，如蓮華大士，彌陀，藥師，觀音，度母，摩利支天，施食等，諸大法。在是處修大超度法數十壇。在第一壇已令正善佛道會諸弟子數十人，親睹先靈臨壇，其中有數人可與先靈通話，其靈感令人不可思議之處甚多。民國五十年春，應加拿大雲高華埠，中華總商

會主席吳致光恭請，前往專修超度法三晚，駐錫於周栢棠公館，在會歡迎之華僑，不下數千人之衆，由僑領林西屏致歡迎詞，極盡隆重之儀，修法靈感亦多。其中華僑林軒之子林金培在雲埠精神病醫院，患癲狂病多年，經上師加持，立刻痊癒，其病爽然若失。在雲埠居留二星期，乘機赴都郎度，曾與該地僑勳吾居士敘會數次。繼乘機赴紐約，在郊外鄭天錫公館駐錫兩星期，由謝瑞賞居士陪同到各地旅行，參觀帝國大廈等地。在紐約美東佛教總會傳彌陀十念法，皈依者有應金玉堂居士，汪子剛夫婦，俞俊民夫婦，朱智健夫婦等十餘人，在紐約傳法後，逕飛返三藩市，繼應中美文化會余天休博士恭請，對美國人宣講佛法，由余博士翻譯，聽法者，有中美人士百數十人。繼赴加省各地旅行，曾到加省大學及史丹福各大學參觀。由三藩市黃日光居士帶往洛杉磯，駐錫於梅家莊五天，在途中曾到美國報紙大王別墅參觀。該地山勢非常雄偉，萬山環繞，氣象巍峨。在洛杉磯居住期內，與舊弟子黃偉林相敘。又承該地華美文化學院院長黃文山博士恭請，到該院宣講佛法，由黃博士翻譯。聽法者有中美人士數十人，情形非常熱鬧。歸途經史托頓埠，由黃日光陪同到張作霖公館晚膳，然後返回三藩市。計在

三藩市先後皈依者，華僑百餘人，美國人士，有陸軍醫院護士兩人，女律師一人，及高登夫人，男性兩人。在洛杉磯皈依者，有荷蘭籍博士一人，瑞士婦人一人，華僑皈依者數人。

民國五十年辛丑六月中旬，由美起程回港。仍乘威爾遜總統輪，送行者，正善佛道研究會伍佩琳，李卓平，嚴貴東，唐梁瑞珍，及諾那舊弟子張香譜校長，謝實之，至德總會吳灼德諸位，智珠智淵兩弟子及黃日光居士各位送行，至七月初一抵港。回港後，九龍諾那精舍原址，因香港政府劃為徙置區，限日拆遷，迫得向北角名園西街四十九號屋宇，購置二樓全層，暫作香港諾那精舍，繼續隱居修法，以冀十方信施擁護，各界檀越支持，再度擇地重建永久廣大道場，以恢復正法為願。使無上甘露法雨，永遠普及於一切。

計第一期濟生度亡息災法會，在民國廿七年戊寅六月十五啟壇，至民國卅八年己丑春在廣州中山大學校結壇圓滿。第二期濟生度亡息災法會，於民國卅八年己丑秋在澳門開壇，至民國四十四年乙未五月望日在九龍諾那精舍圓滿。

第三期濟生度亡息災法會，於民國四十四年乙未七月望日在九龍諾那精舍啟壇，至民國四十八年己亥四月廿二日在九龍

諾那精舍圓滿。

第四期濟生度亡息災法會於民國四十八年己亥四月廿五日啟壇，至民國五十三年甲辰清明節內在香諾那精舍結壇。第五期千壇於甲辰孟蘭節啟壇，至民國五十六年丁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圓滿結壇。第六期千壇在民國五十七年戊申年清明啟壇，將於民國六十年辛亥年內圓滿。

民國五十八年歲次己酉元月十九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吳院長俊升，研究所長唐君毅恭請，在該院研究所宣講佛學，題目為「佛教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到會者，吳院長俊升，唐所長君毅，文學院長潘重規石禪，高級講師程兆熊，羅時憲，謝幼偉諸先生，暨霍韜晦，麥仲貴，曹仕邦，許兆理各位同學多人。演講時間歷兩小時之久，關於各教授提出佛教各種問題均一一圓滿答覆。

隨後十年，上師幾乎把大部份心力投注於臺灣，囑切彌殷，寄意良深，十年期間，他曾三度弘化馬來西亞，一度往訪菲律賓，而臺灣則前後蒞臨達七次之多。玆將其晚年弘法事略，簡要敘述於後。

六十一年，歲次辛亥，上師曾赴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地弘法。

六十二年，應立法委員韓同邀請，上師第三次蒞臺，駐錫中央新邨韓府，並赴

各地弘法，為時兩月，辛勞致疾，由田璧雙師兄發心延醫治療，蔡忠厚師兄侍奉湯藥，備嚐艱辛。

六十三年六月九日，金剛贈經會錢智敏、朱慧華兩居士恭請上師來臺，駐錫臺北敦化南路三九〇巷十四號金剛贈經會，由蔡忠厚師兄侍奉起居，作四度弘化。首先應中華佛教居士會理事長李睿大德之請，於六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該會弘法五次，傳授彌陀十念法、直生淨土大法，（頗娃心要）蓮華生大士專修法、大悲觀世音菩薩相應法、摩利支天法、大白傘蓋簡修法、施食法及藥師佛法等，皈依者數百人。新竹張錫祺、臺中田璧雙、虎尾顧振民、高雄唐明鍾等師兄分別迎赴各地傳法，歷時兩月，弘法數十會，皈依受法弟子近千人，臺灣諾那精舍籌備處隨之成立，中華佛教居士會亦於此時成立密宗弘法委員會，聘請甘珠活佛，格賴達吉活佛，華藏上師為名譽理事，指導修學。

是年多，上師復應菲律賓黃永成、黃道由、黃還淨諸居士之請，由黃道由夫人暨陳謝玉女士陪同赴菲，弘傳大法，歷時兩月，皈依甚眾，菲島諾那精舍亦於此時開光，佛教領袖及僑社時彥雲集觀禮，極一時之盛，蔡忠厚師兄專程赴菲協理法務。

六十四年五月下旬，上師應大慈佛社社長監察委員鄧蕙芳居士、沈經熊大德及金剛贈經會錢智敏居士邀請，五度蒞臺傳法，係由余家穀師兄侍奉起居，左美玲、林慧莊、古清美三師兄任譯講，臺灣諾那精舍亦於是時成立。上師並於五月二十五日就任大慈佛社導師，該社特以隆重儀式歡迎，各界賢達及教內顯、密諸大德多往致賀。即席傳十八羅漢咒，並於五月廿八日至六月一日，在該社傳蓮華生大士簡修法、大悲觀世音簡修法、大悲觀世音簡修法、大寶廣博樓閣陀羅尼、直生淨土大法、不空絹索大灌頂光明真言、施食法、彌陀十念法、白度母念誦法、準提佛母念誦法及超度法會，大專院校學生皈依者甚衆。

該社同修全版座下。臺灣諾那精舍及金剛贈經會並普贈師尊開示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義、諾那上師離港前夕開示錄、貢噶上師皈依錄等經書及綠度母等法相結緣，復應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之請，曾往講演佛學淺說，嗣又赴中南部各地弘法，廣結勝緣，於七月三日返港。

同年十二月中旬，復應大慈佛社、臺灣諾那精舍之請，六度抵臺弘法，張子光師兄侍奉起居，左美玲、林慧莊、古清美等師兄任譯講，自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在大慈佛社弘傳密法，與會大眾，

大專學佛青年與各界善信其數相當，濟濟一堂，甚為難得，傳如意輪觀音修持法、施食法、釋迦佛十八羅漢觀行儀、蓮師簡修法、大白傘蓋楞嚴總持法、臨終法要、綠度母簡修法、開頂法等，皈依數百人。假蓮華精舍授心印要門。

六十五年上師觀察時節因緣已屆，即在臺北傳授藏密紅教寧瑪巴派第七代傳承大法，傳法錄保存於臺灣諾那精舍。禪宗在六祖前屬單一傳承，至六祖惠能大師而廣傳，密宗紅教寧瑪巴派心法傳承亦至第六代蓮華金剛藏班智達吳公潤江上師也打破以往單一傳承的先例，改為廣傳，其時節因緣，殊不可思議。亦足以說明臺灣為中國佛教法脈之所繫，今後密宗的揚芬吐秀，普濟羣生，臺灣的弟子們無疑也將挑起比以往更為艱鉅的責任。同年，上師赴中部主持臺中諾那精舍落成慶典。該精舍位於臺中縣潭子道頭張路二十七號，由田璧雙、蘇清標兩師兄發心創建，各地同門師兄弟均慨輸淨資支應。是為師尊慈力加被在臺設立的第二個共修道場。歲末，上師二度抵馬來西亞各地弘法兩月。

六十六年春，上師應邀三度赴馬來西亞、吉隆坡、怡保、檳城、關丹、星加坡等地弘法三月，時馬國正流行血蟲病，上師為濟度有緣，代受眾業，使病患得健，



因過度勞累，返港時身心憊甚。十一月十三日，復應臺灣諾那精舍錢智敏、錢素娟居士之請，七度抵臺弘法，駐錫凌雲大廈錢素娟師兄自宅，張子光師兄侍奉起居，左美玲、林慧莊、古清美師兄為譯講，假中國佛教會傳法多次，座無虛席，盛況空前，為歷年弘揚密法所僅見。又應王守益、梁乃崇師兄邀請，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講演「世界佛教沿革略說」獲該校師生及佛教界褒美。師尊歷次蒞臺傳法，除在臺北法筵宏開，作獅子吼外，皆分應新竹張錫祺、詹清河、臺中田璧雙、蘇清標、虎尾顧振民、高雄唐明鍾、崔百川、許耀東等、臺南李天適、吳隆紹等諸師兄迎赴各地弘法，並應屏東袁肇禮、新竹王守益、梁乃崇師兄接待小住，隨緣接衆，此其大略。

正當本舍籌請上師八度來臺弘法，以身心違和，不果。六十八年歲次己未四月十日（農曆三月十四日）丑時，上師安祥

捨報於香港諾那精舍，世壽七十有五。臺灣諾那精舍於四月二十二日假臺北華嚴蓮社舉行追思法會，蒙副總統謝東閔先生頒賜「弘法濟世」匾額，法稱上師、郎靜山大師等致送輓聯，中華佛教居士會理事長李睿、五峯山林上師、立委徐中齊、錢劍秋等親臨致哀，儀式莊嚴肅穆，各地同門及負責人與會者數百人，對一代宗師的圓寂，同伸哀仰，愴懷莫名。遺體在港火化時，天空現瑞雲連綿，祥光衝天，得五色舍利約四千粒，大者如豆，小者如粟，並有金銀舍利，大者約如小指之半，呈金紅色，甚為稀有，見者稱歎。

上師臨終亦預知時至，兩月前已早作安排。如香港諾那精舍新址之購置與管理，臺灣諾那精舍之籌建，均有明示，並將最後一次髮舍利垂囑左慧玲師兄携回賜贈錢智敏、朱慧華伉儷供養。遺囑中書明香港諾那精舍，由九人委員會負責管理，待第七代祖正式弘化，始行接替，師尊簽名後，並命左慧玲師兄在遺囑中簽字，以為見證，其最後囑告諸子弟之語為：

「凡人生存有因緣，因緣盡，我壽盡；因緣未盡，我壽未盡。視生死輪迴如空華，必可免流轉。」

六十六年上師最後來臺弘法時，已預囑錢智敏自建臺灣諾那精舍，登機返港時

猶諄諄囑告；並囑朱慧華今後要籌建華藏精舍，以紀念師父，可見上師當時語言中，已透機微，惜事後方始省悟。自六十四年五月起，師尊曾陸續賜贈錢智敏伉儷使用近四十年之鈴杵、法衣及公、私、漢、藏、印章。鈴杵法寶，已成本會經書專用標誌；所存印章，遵囑為代表上師負責臺灣諾那精舍法務，代師用印。

師尊藏名貝嘛別札，為當代唯一住世弘化之大持明，（另一大持明為鷹都喇嘛，長期掩關於尼泊爾，亦諾師弟子。）中年起在國內外弘傳密法，因緣殊勝，法化廣被，從學弟子逾數十萬人，其所修阿閼如來大超度法，六道普濟，悲智雙運，饒益有情，自民國二十七年起至圓寂前已圓滿萬壇，功德無量。其著譯編述，有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講義、般若波羅密多心要經講義、大白傘蓋陀羅尼經、諾門普傳真言、聖救度佛母修持法、藥師琉璃光七佛修持法、四加行儀軌、佛教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等，流通海內外，有譽於時。另編密乘法本數百種垂囑逐步彙印成冊，親自定名為「密乘寶藏」。

師尊為貝雅達賴祖師再來，並與諾那祖師互相發願，生生世世，互為師徒，故師尊法嗣，當為諾師重來。又據諾那上師開示錄載「貝雅達賴祖師是金剛手菩薩之

化身，而金剛手菩薩是大勢至菩薩之忿怒相，故稱其為大勢至菩薩之化身亦可。」師尊法統，由釋迦佛傳文殊師利菩薩，再傳蓮華生大士，繼傳貝雅達賴祖師，復傳諾那呼圖克圖上師，續傳蓮華金剛藏班智達而為第六代祖，一脈相承。其所授法，以禪為體、以密為用、以常寂光土為歸宿，洵為普應羣機、切合時會之圓頓法門。為使各地師兄常懷師恩，精進向道，承風接響，光大法脈，一超直入，疾速成佛。茲特恭錄其心咒，願各誦持，獲大法益。

師尊心咒：唵啊。貝嘛別札吽。

今當師尊圓寂週年，所可告慰於同門者，各地師兄，仍精勤修持，不敢或懈，香港新購諾那精舍，早於師尊圓寂後一月辦理竣事；而臺灣諾那精舍亦承蒙各地師兄發心捐輸，復承許金裕等師兄、鼎力贊助；得於民國六十九年，假臺北信義路建立新舍，紹述上師憑心宏願，廣傳密法，救度衆生，瞬乎已逾四年矣。從學弟子益衆，精舍又已不敷使用，而上師囑建華藏精舍之遺命，猶在耳際，不敢或忘。故今假南京東路新廈建立新道場，定名為諾那華藏精舍，承蒙本門弟子全力護持，道場開幕啓用在即，希望吾門弟子能不負華藏上師之宏願，光大紅教無上心法，普度三乘衆生，早日圓證菩提。

發 菩 提 心 義 訣



述講師上藏華■

初機學佛，必須明瞭世間法與出世法，世間法一切一切，以唯物為主，出世法以唯心為主。世間一切物質，如天地、日月、山河，一切植物礦物必經成、住、壞、空四個時期，一切物質終必空壞，一切生物終必老死，學佛者先看透一切畢竟空而將唯物觀念打破，繼看破一切生命畢竟死亡而看破色身乃至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畢竟空寂，其不空者何？惟心是也，心者意也，不指肉團心而言，分爲心識心性兩種。心識者，衆生心也，亦謂之生滅心。心性者，佛心也，謂之菩提心，亦謂之「不生不滅心」。

何謂衆生心？由六根攀緣六塵八識而生分別愛惡取捨，包括一切貪瞋癡慢妒，七情六慾，是非恩怨得失之報復心理以及種種意氣用事，由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識、阿賴耶識等而起之妄念均屬心識，謂之衆生心。

迷則由此心識成生滅、落三界，入輪迴而成六凡，悟則由此心性超生滅，證眞如，頓般涅槃而成四聖。

夫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念起必有染淨，染謂取著六塵，淨謂不取六塵。世人未有不染六塵者，若取著之而起貪瞋淫殺等業是爲惡，反之則爲善，又於六塵而行施戒忍者是謂善，善惡之業成於今，苦

樂之報應於後，因地善惡有上中下之不同，故果地升沉，有天人修羅地獄餓鬼畜生之各異，六道中繼續造業受果從而輪迴不息。

觀其始由衆生心念而生，故佛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善修行者明乎此，故慎其初念，制其染心，斯爲要法。若於六塵不取即無業，從而無報，是故一念不生則六道俱銷，輪迴斯絕，業種便斷，斯出三界矣，若居不生而證眞，身心永息，是爲二乘，若從不生處而起六度萬行，是爲菩薩大乘，若似斷未證帶異計邪見者，是爲外道，未免輪迴，是故縛脫由心，得失在我，修行者其共鑒之。

彌勒菩薩法語云：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又佛教行人有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了義，又云依智不依識，依識入地獄，明瞭此旨，學佛庶乎近焉。

何謂佛心？即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覺行圓滿，依之而修，謂之發菩提心，依之而證，謂之佛陀，佛者覺也，覺分三種，一、外覺二、內覺三、直覺。外覺即澄心，專修一個「惺」字，內覺即住心，專修一個「靜」字，直覺即攝心，專修一個「寂」字，以上三點合爲一修持，是爲



大圓覺，亦即發大菩提心，依此而修持，是爲法身常住境界，此時行者安住甚深三摩地（正定）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性平等而住，不生不滅，謂之究竟涅槃。

澄心之教理：是教行者對一切外境，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心不取境，境不臨心是也，其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底修行，使六根清淨。

住心之教理：是教行者對心內一切事，過去、現在、未來，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於心無事，於事無心是也，其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底修行，使第七識（末那識）清淨。

攝心之教理：是教行者對一切外境及

心內一切事，將外境內事，打成一片，是爲中境，觀外境如夢如幻，內事悉皆空寂，空幻一如，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住世同一夢境，出世還歸一如是也，其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底修行，由第八識（阿賴耶）清淨轉成第九識（菴摩羅識）即清淨無垢意，此識即爲行者之清淨心性，經云：「諸佛清涼月，遊於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繼要安住甚深三摩地，保任此正定，則自性與法界性打成一片即究竟涅槃矣。



修行之道無他，唯有革心而已，即將衆生之生滅心轉爲不生不滅之大菩提心是也。

總之，一切衆生未明心見性時，見色住色，聞聲住聲，心爲六塵所轉，四大五蘊所障，四相所迷，自己作不得主，故輪迴生滅，見性之後，六塵還原爲佛性矣。

佛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我是已成之佛，汝是未成之佛，過去諸佛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未來諸佛亦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我今亦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望爲勉旃。

淨土心要

■華藏上師講述

淨土宗來源，屬密宗蓮花部心要，在印度本有此法門，但未開宗。中國淨土宗則由東晉慧遠法師看經發起。淨土宗本有三經：阿彌陀經（小本），觀無量壽經（中本），無量壽佛經（大本），其中以無量壽佛經之境界最高，觀無量壽經次之，阿彌陀經之境界則較低。阿彌陀經有段經文曰：「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

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慧遠法師見此修行方法似甚容易，故發起念佛法門。

阿彌陀經是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口譯，由其四大弟子關中四傑寫成中文。原經名本是：十方諸佛稱讚阿彌陀佛國土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因為經名太長，故其弟子善體經義，簡短易記，方便流通，將其縮短為「阿彌陀經」，改得很好。

而原經文中「執持名號」之「執持」二字誤譯的，實當作「念持」，這是鄙人

對照藏文經典發現的。「執持」之梵文是

「阿陀那」，是阿賴耶識之別名，此識之力執取維持善惡之業因及有情之身體，使不破壞。解深密經曰：「阿陀那識甚微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成唯識論曰：「第八識雖諸有情悉皆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或名阿陀那，執持種子及諸色根，令不壞故。」成唯識論述記亦曰：「梵云阿陀那，此云執持。」故知經文不當譯「執持名號」，而應是「念持名號」，亦即口念心憶持。下面將阿彌陀經之重點說明清楚：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功德因緣，得生彼國。」此「善根功德因緣」是指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特別要發起不生不滅之真心，否則徒然念口簧，不稱善根。

「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念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七日，一心不亂……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一心不亂」有兩種境界：一是凡夫之一心不亂，此只能維持短暫之時間，靠此念佛定力，臨終時感動佛來接引，但只能往生凡聖同居土。因未能發起菩提心，故後念即亂，然此時已到了化城，包藏在蓮花中，唯有待將來時機成熟，方能花開見佛，慢慢成道。二是菩提心一心不亂，此

境界較高，可淨業往生方便有餘土。

而臨命終時，「心不顛倒」至為重要。因為吾人臨終時，已逝去之六親眷屬，一定會來接引。吾人若與其打招呼說話，立刻會被其牽去輪迴，所以念佛人之主觀意志一定要強，絕不能隨他去，亦不可與其多說話，而當對他說：「你跟我一起念『南無阿彌打布打耶』，我回頭度你。」同時，隨行者在生時之業行，亦有三善道或三惡道之衆生來接引。天人來時，其所演奏之天樂旋律優美，儀仗莊嚴，天女亦十分美麗。欲界天有六層，上層天皆較下層天之依、正二報為殊勝，行者若心生貪戀，就會去做天人眷屬。故臨終一念非常要緊，應對外境不取不捨，一心念佛，天人來時，要彼隨你念「南無阿彌打布打耶」；地獄衆生來時，則要彼隨你念「南無地藏王菩薩」。並說：「我回頭度你。」如果因一心念佛，感動佛來接引，此時有一觀念，行者不可不知——即佛來接引，亦不當隨他去。因來迎之佛必是化佛，若隨他去，必定往生阿彌陀佛之化土，此是帶業往生境界，一定要落階級。故臨終佛來接引，不可隨彼去，當求佛放光加被，令你安住甚深禪定，此是實報莊嚴土之境界。若禪定功深，自性現前，與法性打成一片，即能滙 毘盧性海，究竟涅槃矣。

原經中說有六方佛讚歎此經之功德，其實應是十方佛——即東、南、西、北、上、下六方，再加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方，共有十方。十方佛實同體異名異相，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皆是阿彌陀佛。若從法身立場講，法界本無一佛；但因衆生根機不同，當以何身得度者，佛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故又有無量無邊之化身佛出現於世，佛法可說是非一非多的。我們的自性如同一樣水，法界性好比大海水，當自性，法性打成一片時，即如杯水倒入大海，融為一體，此時無佛無衆生，唯一大空自在而已。

西方極樂世界其實有無量無邊的阿彌陀佛，但只有法藏比丘由大悲願力化成凡聖同居土，其他皆只有三土——方便有餘土（淨業往生），實報莊嚴土（禪定安住），常寂光土（滙歸毘盧性海）。化身佛是有始有終的，報身佛是有始無終的，法身佛是無始無終的。

淨土法門是很難的，不唯鄙人如此說，釋迦牟尼佛及十方諸佛亦如是讚歎：「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濁劫、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衆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但後代行者却捨難取易，以為念一句「阿彌陀佛」即可成功；其實若只念口頭而不修心，是不能成就的，所以今日修淨土者必須捨易從難，把握淨土心要去修才行。

念佛法門有五種：一、稱名念佛二、持名念佛三、觀像念佛四、觀想念佛五、實相念佛。

一、稱名念佛——以生滅心念佛，只在形式上下工夫，有許多念佛的特殊形式，如數豆子念佛、數念珠念佛、數數念佛，以五音譜成旋律來唱佛等。這是中國淨土宗一般修行的方式，但都不懂自性法門。如此修行，至高也只能帶業往生凡聖同居土，到那裏雖能永不退轉，但成道要一步一步慢慢來，會落品位階級的。

二、持名念佛——即口念心憶持，口中念彌陀聖號，心中憶持彌陀之自性。即思維「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我與阿彌陀佛，一切諸佛及一切衆生之本來清淨心皆是一體，無二無別的。我們要恢復本來之自性彌陀，就能與彌陀一體，此是從性分上念佛。金剛經講得很清楚：「『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當知著相念佛永不見自性，必須從性分修持才能成就。』

三、觀像念佛——觀想西方三聖。觀音菩薩手持寶瓶，以菩提甘露遍灑三千大千世界，爲行者灌頂。大勢至菩薩眉心有一寶瓶以智慧光明清除行者罪業。阿彌陀佛手持蓮臺，向行者一拋，接引行者往生極樂。此是從相分念佛。但要知觀相當不離性，性相圓融，才能成就。所以修觀像念佛，必要有持名念佛的底子才行。

四、觀想念佛——即依觀無量壽經中十六種觀法修行，此乃習定之法。觀想時亦不可離性分，必要有持名念佛的底子，方能到實報莊嚴土；若著相，落生滅，就只能到凡聖同居土。

五、實相念佛——當依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所講的修行口訣實修：『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所謂「都攝六根」即先守六根自性，對外界六塵起滅不動於中，本「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性平等而住」之旨修行。觀一切有形有相之人、物、境皆如夢如幻（此即假觀），一切無形無相之內事悉皆空寂（此是空

觀），空幻一如，即是中觀。當我們眼見色時，心中無色；耳聽聲時，心中無聲；鼻嗅香時，心中無香；舌嘗味時，心中無味；身觸覺時，心中無觸；意思時，心中無法，此是不動心之境界。再進一步淨六塵，即六根與六塵絕緣，彼此不勾結，六根不被六塵污染，束六和合返流爲一精明，攝用歸體，自性即能現前，最後則能轉八識成四智，以上是前念不生之境界。所謂「淨念相繼」，即後念不滅，以第九清淨識思維以種種方便令一切衆生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修行，方能得到正定，此是最殊勝之淨土法門。

另須特別聚精會神體會——凡未經發起菩提心而修觀行及諸善行者，均屬不如法。如金剛經所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應觀法界性，即諸佛法身，法性非識境，故彼不能了。」以此因緣，凡專修念佛法門者，必先息滅生滅心，發起菩提心念佛，庶乎近焉。

今天已將淨土心要完全說明清楚，此是最圓最頓之甚深微妙無上心要，當今念佛淨土者應深自思維，謹慎選擇，務必取法乎上，勇猛精進。上根者，此生即能還歸常寂光土；中根者，則能直達實報莊嚴土；下根者，亦能淨業往生方便有餘土

。最重要者是絕不落中陰，不入化城。且此娑婆世界之人，有上半世善，下半世始發心者。有上半世惡，下半世始發心者。是二種人，若修密乘，均得一生即身成佛。以此界南洲，人身最勝，十方同讚。故即西方極樂世界，諸大菩薩，均合掌讚歎，東方世界，人身難得，能一生成就。故多發願，願生我國。在極樂世界，雖五大念咒，禽鳥林木，皆演法音，若云成佛，尚在遙遠。故其國菩薩，每日均往十方，供養諸佛。此界雖濁，不如極樂，若能發菩提心，此心最勝，能一生成辦，縱墮地獄，亦能轉而成佛，故諸佛均發願加被。此土衆生，成就最速，果能發心，則成佛殊不難也。最後希望諸位發起菩提心念佛，把握此心要修行，普願見聞覺知，同成佛道。

吉祥圓滿佛

曆三〇〇四年歲次丁巳十一月廿九日
註：「南無阿彌打布打耶」是「南無阿彌陀佛」之梵音，此是釋迦牟尼佛金口所宣說之正確佛號，「南無阿彌陀佛」則是中國人翻譯的，故我們念佛當從佛所教授者。

華藏上師開示語錄集錦

■ 曾漢佛

△生為堯舜，死亦腐骨；生為桀紂，死亦腐骨。

△密宗以自信自度為主，密行則依理智而行持，密教則依事相而加行。

△學密首當「一心淨信」——信之篤。願之切。行之深。

△道由心悟，豈在坐佛。

△念佛念咒亦是妄念，乃收邪念成正妄念，集中專注以入道，證道後亦知念佛念咒是妄，念佛一心專注，念至「霹靂」一聲響，乃根塵迴脫之證。

△佛就衆生，開無量無邊法門，乃慈悲隨順衆生。如觀世音菩薩，以三十二應普度衆生。而衆生就佛，唯一條路，即修心法。

△古人可言下悟入，而末法衆生根鈍當皈依上師、一心、一師、一法，依傍之修行，一門深入，如鑽木取火，久而久之，必能成就。

△學無先後，達者為師。

△弟子供養師父色身，法師供養弟子法身。

△須彌一粟，一粟須彌——發菩提心者，接受弟子供養，雖須彌山之多，而負擔不過一粟之重而已，未發菩提心者，雖接受一粟供養而負擔亦如須彌山之重。

△初機學佛當日日讀誦「皈依真義」及「發菩提心義訣」。要會背誦，並思維其中真義，時時反省、糾察、觀點，若心落生滅，即立刻扭轉過來，如此修行幾十年，必定成就（即背誦→思維→糾察→觀照）。

聖者的塑像

■ 本社專訪



若想要揣摩出聖者的心境，要雕塑出聖者的神情及氣概，除了境界相近的另一位聖者，方堪爲之以外，大概只有渾然忘我，登峰造極的藝術家，能呈顯其心境之

奧妙了。

楊英風教授早年承習了西方雕塑寫實的技巧，却深感寫實的手法不足以表達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故又遊學於中國文化

古都北平的藝術傳統中，幸得「老師父」們的指點，終能體悟出表達境界及造型的訣竅。故他於人像雕刻，最能於五官上刻劃神情，當他恭塑佛像時，更是澄心靜慮，渾然忘我，自然融入佛心之中，在某種領悟（靈感）的推動下，化爲菩薩自我顯現的工具，透過菩薩的面容、手勢、身態、傳達出菩薩的智慧及慈悲。

今天楊教授亦以同樣的精神爲華藏尊者塑像，他自從慨允錢智敏上師塑像以來，即將尊者的聖像懸於辦公室中，兩年來，默然神交，聲息潛通，終至極其熟稔，神人無隔之地，楊教授才開室動工。他雖無緣親睹華藏之風采，但凡是看過已近完成的泥塑模型者，包括上師的親友弟子在內，莫不驚異讚嘆其神采之肖似傳神。

華藏上師乃是貝雅達賴祖師乘願再來的大菩薩，他應末法時期衆生之根器所需，顯示在家隨俗之相，楊教授竟能透過世間的塵相，以含蓄凝斂的慈面，顯示聖者圓明淨智的修證境界，又以左鈴右杵的莊嚴度化之姿，表現他對娑婆世界的悲心，令人在觀像景仰之餘，也不禁讚嘆塑者的妙心慧質。

楊教授鼎助本精舍的發心及熱忱，請那華藏精舍全體信衆無由表達衷心的感戴，故特屬文以紀念此殊勝因緣。

錢智敏 朱慧華

上師開示輯要

■本社編輯部

問：修密法是否需要特殊根器方能契入？

答：芸芸衆生之中，有緣得識密乘者不多，而能接近密宗無上心法者，更是極少，此非福慧皆備之大根器，又如何得此因緣？故凡入本門者，應自敬自重，善加珍惜，勤修本門所傳授的心法。

藏密其他門派十分注重四加行，我們則一開始就爲行者點明「自身是佛」的道理，若能信得過此點，由果位起修，則迅速無比。我今舉一例：許多人有房子而不自知，還一心計畫集木造屋，若我們能點醒他，此屋即是他所有，他只需進屋，即可作此屋之主人，那麼他所需做的只是入屋清理一下多年的塵屑即可，無需從頭奠基，何等方便！我們對於新皈依者，只要一心淨信，唸完十萬遍四皈依咒，我們立即授法，導入心法之門。至今不少人由此契入，效驗衆多。如果屢修

却無法契入，再回頭修習四加行，亦不遲。如此可以減省大部份的弟子許多時間，我們爲師者只有一個心願，即是一心幫助弟子愈快成就愈好，因此傳法上也儘量避免迂迴耗時，故希望本門弟子珍惜我們所傳之法。

問：修習密法，是否應先修護摩法？

答：護摩法乃是「用法」，本門以「體法」爲宗。因爲「用法」是爲應世，不外是求得一些名利、權位、事業幻化之物，或爲息災求福等。要知人身難得，生命短暫，我們不該浪費時間在這些爲個人利益得失的「用法」上面，而應在自己的心性及覺知上下功夫，雖然有些弟子發心很好，希望功德福報俱備後，可以餘錢餘力護持佛法，供養佈施，但我還是期待本門弟子專注心法，若能修得一念清淨，也是更高的供養佈施。金剛經不是說過了嗎：若能一心淨信，一念清淨，一念

般若智慧，勝於恆河沙數的佈施，故我希望本門弟子少在世俗利害得失上計較，而能在行住坐臥中返聞自性，此生必得成就。

諸位已經修習專修法及心要的弟子，應反覆閱讀經典：如金剛經、圓覺經、心經、法華經、六祖壇經，以及六祖的開示記錄，都對修心法的人有莫大的啓發。

問：密宗之法有無高下分別？

答：藏密始自蓮華生大士，唐密則始自善無畏，雖然傳法有異，成就有快慢，由究竟觀之，則無差別。顯密二門所臻之圓滿境地，也一無差別。

至於東密則在唐朝時傳至日本的，所傳之法僅屬三乘之有相法門，而沒有無上部心法。這些都是應衆生根器所需而引出之法緣，我們不可妄評高低好壞，能適性契機即是好。只是由時間來看，修東密需十六生方能成就，

藏密若得明師及無上心法，即身則可成就，這只是時間上的差異，若至彼岸，則一切無異。

修心法者，不可起分別心，不計較，轉識成智，轉色法爲心法，只要一起分別、計較，則落於相對之塵、色，而離開心法了。

問：靜坐中若見幻像，雖知是唯心所造，應如何對待？又如何分辨是佛是魔？

答：學禪者是靠自力見性成佛，爲了避免禪行者執着佛相或魔相。故有「佛來斬佛，魔來斬魔」之說，但密宗倚靠傳承加持，祖師們常常示現護持，但我們不取不捨，隨順自然，不加執着而已。我們修密，常有十方護法及咒力護持，只要自己不造作，不易受魔類侵擾，更何況我們修的是心法，來者是佛是魔，皆不出自性之外，一切皆是自心所現，那麼我們又何需起心動念去分辨它呢？

問：心法中的「覺」字十分重要，請上師再開示。

答：不論正念或妄念，同是一個覺知，只要不隨六塵所轉，而能念念清淨，即是正覺。這道理說來簡單，修持不易。世事一忙，我們就隨塵而去了，故修心法者有二畏：一畏不遇明師，無

緣得聞心法；二畏自己業障重，欲住清淨心中，却被妄念遷轉不息。持咒是消業去障的一個好方法。

問：專修法與心要法的基本差別何在？

答：心要法不再專執於種子字上，而應住在自性光明的虛空法界中，相信自性本體原淨本寂，寂而恆照，照而恆寂。一心覺照此與本尊無二之身即是化身，遍滿虛空之光明即是報身，無盡的虛空法界則是我們的法身。覺性朗朗安住，不爲境遷，不爲念轉，即所謂身心一如，心境一如，佛我一如之境界。

問：靜坐時，似睡非睡，但咒音不斷，是何現象？靜坐中似預見次日發生之事，有時頭頂又有脹裂之感，這些現象請師父解釋一下。

答：靜坐中似睡非睡，但咒音繚繞不失，則是在定中。若能安住本體、覺照，則過去、現在、未來都統一，顯在眼前，是好現象，但應任它來去，千萬不可執着。頭頂有脹裂之感，可能是頂門將開，勿自行用力或催促它，不迎不拒，安住本體之上。開頂乃是人體內自然之變化現象，故本門注重自然開頂而不強求。



問：聽說紅教修法中有藉虹光頓走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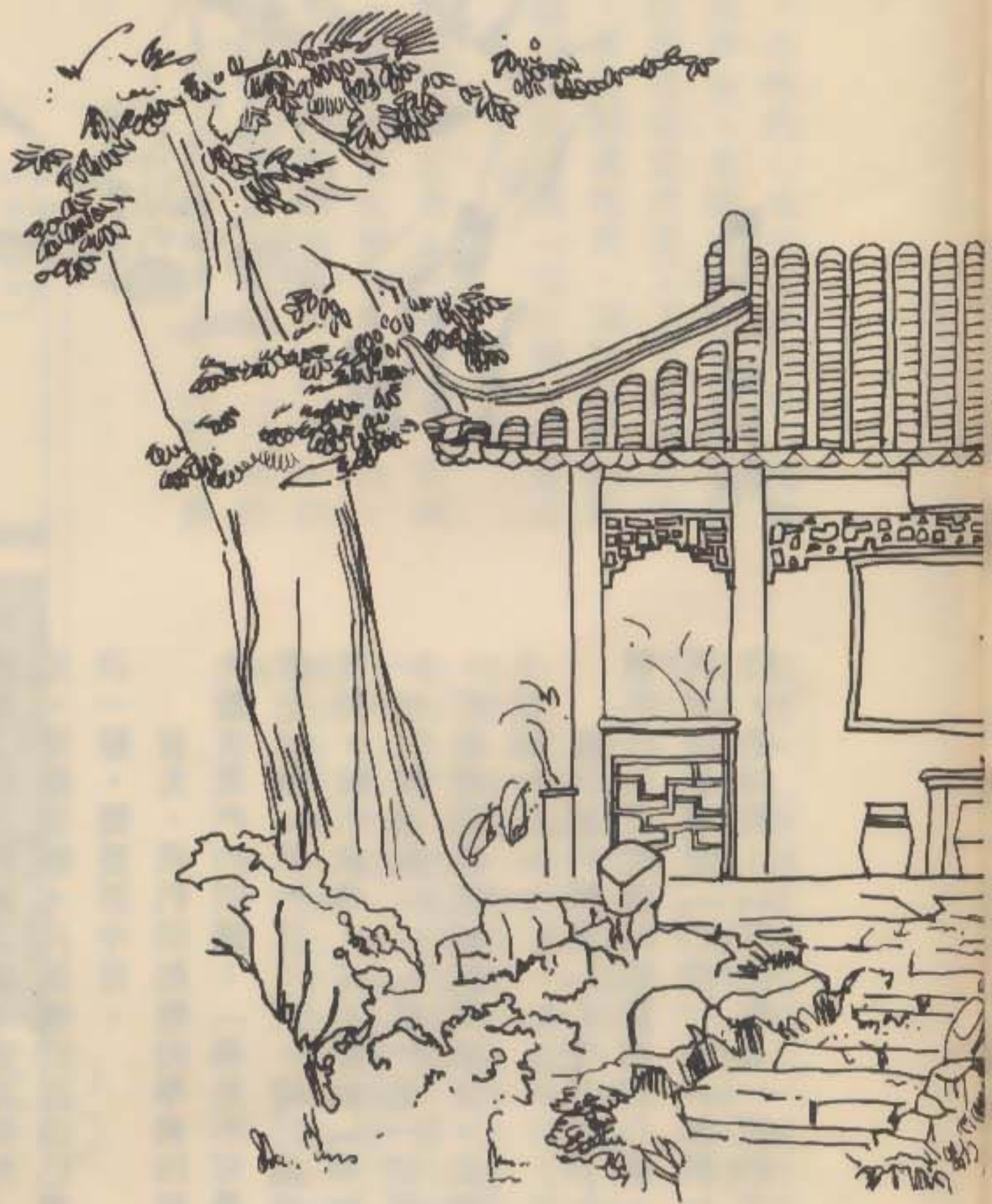
答：紅教之殊勝，不僅在臨終時可成就，甚至可以即身成就。藉虹光頓走之現象確實存在，這是最高境界，如蓮華生大士等先賢大德即是如是成就的。大乘密法高可至空竟成就，最少也是淨業往生。

問：同門中似有師兄弟學外道的法門，在法會時，常在座下比劃手印，有人說這是吸取別人身上之光，某些師兄弟對此頗為畏忌。

答：外道之人未發菩提心，故有吸取他人光力的方法。在印度的行者與外道更是劃界自清，甚至不敢吸取外道飲用過的河水，以免受其邪氣侵害。人的光是有被吸之虞，但我們修菩薩乘者，六度萬行，身心腦髓都要效法菩薩施捨，又何必憂慮光之被吸呢。

何況若我們修行至與法界相通的境界，則光力無限，所到之處，衆生都被此光力加被。只要諸位不失菩提心，精進修持，必有與法界相通之日。例如我們上師爲弟子加持時，自己毫不費力，全賴傳承及法界的加持力量，這種法力是源源不竭的。

問：有時上師灌頂，會振一下，是什麼緣故？



答：本門的灌頂十分殊勝，每感到一振時，即是助通經脈。若在道教，倘振一下，是極殊勝之事，但在本門之中則是常有。

上師灌頂時，不僅助通經脈，主要是上承傳承及十方三世諸佛之法流，下灌弟子身心，令與法流接通，另外更能吸取弟子之業力及病魔。華藏上師

問：我們請佛像供養時，應如何裝藏？

答：在西藏，裝藏儀式十分複雜。本門著重心法，故所供養之佛像之內，只需放一心咒及一切如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咒，即可攬括一切功德。

問：我們請佛像供養時，應如何裝藏？

答：在西藏，裝藏儀式十分複雜。本門著重心法，故所供養之佛像之內，只需放一心咒及一切如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咒，即可攬括一切功德。

心空及第歸

訪錢召如居士



■本社編輯部

在一場滂沱大雨中，車子駛入中央新村。一扇木門輕輕地爲我們開啓。錢上師引導我們跨入前庭的雨棚，我們頓時把雨中狼狽的臺北，遺落在門外。同樣的雨，落在青翠的庭院裏，敲在清淺的水塘中，却能帶給人一片幽靜及寧謐。

一陣淡淡的檀香迎面襲來，所經之處，不是經書，即是佛堂，錢老居士靜靜地坐在客廳中絲毫不爲訪客的來到所動，直到上師謙和地走到他跟前，輕喚他一聲，他才睜開眼睛，清爽俐落地與我們寒暄，並引導我們參觀這改設爲居士林的官邸，上樓、過堂，九十二歲的高齡，仍未能在他身上留下龍鐘之態，他談話時，中氣仍足，理路明晰，只是他的敘述已凝練成口訣一般，簡要而中旨。

首先，我們問起他的學佛因緣，他却先釐清我們的問題：「佛是不可學的。只要把這個『我』放下來，時時處處爲衆生著想，就可成佛，這不是由『學』而得的。」他又接著說：「『我』是一切煩惱之源，若能澈澈底底地把我放下，就能『心空及第歸』了。」

他反覆吟哦著「心空及第歸」，這幾個字好似最能道出他當前的心境。當我們再追問他修至「心空」及「無我」的方法時，他却說：「這是沒有一定的方法的，

若執著於某一方法，就不成了。」

然後洒脫地往椅背上一靠，雙手一攤：「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據上師告知，錢老居士一生戎馬，仍勤於讀經、靜坐、持咒，精進不息，如今他才能如此洒脫，臻於持而不持，無咒可持之地。他只需靜坐椅中，萬緣放下，身心自然脫離，只餘一點靈明迴光，雖然無念，却清清楚楚，毫無身累之感，心中亦不造作、無疑慮，一切任運自化，這可稱得上是「前念不起」吧！而「後念不滅」，則是他的願行，他把自己的所有，全部改置為居士林，供中央新村的佛弟子修心拜佛之用，即使這般施捨，仍是不落形跡，沒有嚴密的組織及顯赫的形式，一切隨緣而已，他常說：「若要動念，就是為別人著想。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其實我們種樹的人，自己也享受了樹蔭的清涼，何樂不為？」

我們又問起他與慈航法師及華藏上師的因緣。他早年皈依慈航法師，法師圓寂後，又皈依華藏上師，而且深心推崇華師的修行及願力。但如今，生生滅滅的人間因緣似已由他記憶中褪去，所留下的是一顆道心的延續；林林總總的修行法門，對他而言，都僅是對治而已，他只是昭昭朗朗地安住於最單純、最直截的道體上。世

間的一切，在他的心境中如夢如幻，既無自我，亦無衆生，故隨緣所行，皆不能染。行住坐臥都自在安然而又了了明白。到這種境界，言語都成枉然，面對我們的好奇探問，他只淡然地說「沒什麼，就是這樣嘛！」

繁複的理論及五光十色的經驗，來到他的跟前，頓時被他化解為單純的一白，錢老居士早已「繁華落盡見真淳」了。但他仍然諄諄叮嚀我們這些後學：「只要把『我』放下，還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呢？要

記住，心空則及第歸啊！」屋外的雨仍疏疏落落地著，老居士謙沖自抑，親送至門口。

通常我們做採訪的，總是興沖沖地來，又沈甸甸地扛著一袋錄音帶及筆記滿載而歸。這回，我的袋子雖仍空蕩蕩地，手中却多了一把無形的慧劍，清冷的刃鋒在我們心中閃爍，唯有能握得住它，又敢一劍向自我揮下的人才是真入道，大解脫者啊！



慶世界圓覺宗藏密寧瑪巴台灣諾那華藏精舍新廈落成

■吳艾佛

藏密乃係合婆羅門、佛法、及藏教混合，而佛法之中，佛教的宗派，在印度有六宗。小乘兩宗，一是俱舍宗，講「法有我空」。二是成實宗，講「法我皆空」。

大乘有四宗、禪宗、密宗、般若宗和法相宗，佛教傳到中土，大乘又增加了華嚴宗、法華宗、律宗、和淨土宗，盛唐時又有地論宗、攝論宗和涅槃宗之創立。此外西藏又有圓覺宗，加起來共有十四宗，此十四宗裏講研究之宗派是華嚴、法華、般若、法相、地論、攝論和涅槃宗，講實修之宗派是禪、密、淨土三宗，而能實修實證則是圓覺宗。以禪宗最頓、以法華宗最圓，而至圓至頓之法門則是圓覺宗。圓覺宗統攝禪、密、淨及法華等四宗，故云以禪為體，以密為用，以常寂光土為歸宿——不入化城。

佛法之中，佛力威猛的是密宗，無論行者智力鈍利，如果能虔誠地聽受金剛上師的指導，可以密證十地，可以了生脫死，可以即身成就。西藏密乘分為密宗、密行，和密教，密宗是佛與候補佛之傳承，弟子若與師父心心相印，即如畫龍點睛、立地飛騰、即時成佛，密行是由修心養性而至明心見性。密教則是初期祖師為對治婆羅門教而設立的，注重事相、儀軌、修它不易成就。

密乘始創於龍樹菩薩，完成於龍智菩薩，其教導方法為：由隨相門立一切法，依婆羅門根性，而立六大四曼陀羅，及六無畏諸綱要而教化之，使其習有相禪定，俟其有相定深，則教導使離相有執，由假入空，繼運歸性門方法，教之習空定。俟其空定功深，教之悟體空執，使其脫穎而

出，繼續教化空有二定皆修行成熟者，運用唯心門方法，教之體用不二，空有圓融，使之從住世空有圓融之禪定，根塵迴脫，續用無礙門教化，令其超出空有，證不生不滅，是為究竟涅槃，此為密乘化導之步驟。

密教傳承，乃龍猛菩薩所發起。龍猛初習婆羅門，其後改邪歸正，受習禪宗，而得大成就。菩薩成就後，運用大佛頂首楞嚴三昧，運用真如一心悉地，生起奢摩他，三摩鉢體、禪那、三輪，而教化一切衆生。龍猛菩薩住世時，則以婆羅門之手法，建立一切密法，即用婆羅門方法度婆羅門。其後諸師，均依龍猛方法，建立四本續，以度印度四種階級；以作本續度刹帝利，以修本續度婆羅門，以瑜伽本續度首陀羅；以無上瑜伽本續度旃陀羅，此種

立法方法，即依觀音普門三十二應而爲建立，明此者，則一切佛法，是一種方便，應機權巧，暫時假設。開悟後，則一切法還歸空寂。如金剛經所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又初機習密宗者，十居其十，均是捨本就末，以有所得心，向外馳求而學法，均屬大錯誤，學法愈多而所知障愈深，如中鳩毒。釋佛滅度千年後，印度婆羅門復興，婆羅門有五花八門，種種方法，密宗祖師，則依其五花八門種種方法而立教。印度係熱帶地方，其民族發育較早，性慾最重，婆羅門想入非非，設雙身法，密教祖師，隨順其意，依維摩詰菩薩不斷淫怒痴，亦不與俱之意，而設立雙身法。是以慾止慾，轉慾成智之法，而令其看破慾念，而返妄歸真之意，此爲立法之本意。照實相言，此乃權巧方便假設，而接引多慾衆生之意。在佛法立場，則豈有雙身法哉？西藏自蓮師入藏初期，則祇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法，如達摩祖師所傳一樣。其後藏密變質，則注重事相壇式，與體大相離愈遠矣所幸者，西康諾那祖師西來，其宗旨志在恢復正法時期之正法眼藏。對於一切事相之法，則以空輪而泯除之。所傳則屬純一清淨正宗佛法。將紅教甯瑪巴古派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諸佛秘密心印要門大法，全部傳出，震聾起盲，使令

修習藏密者知其真相，由修心養性而至明心見性，以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之純粹佛法，使行者從藏經之事相儀軌脫穎而出，識自本心，見至本性。頓悟自心真佛，即凡成聖。密宗事相（外派）傳承，派系分歧，五花八門，唯紅教無上智傳承，一脈單傳，純粹無雜。

在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開示錄中所敘：爲顯教師父者，祇要博通經典，使有作法師資格，而密宗師父，若以嚴格而論。非自己已修證成佛者不可爲人師父。又佛法固是圓融無礙，但密宗最要緊者是師父，如背叛師父，則無功德，因密宗之經典，雖都是一樣，而師父則各有各之歷代祖師脈脈相傳心法不同。故密宗行者，對於各部密法。爲行參訪以求證則可，如講修持，必須從一師父所傳授之法，如法修持，方易成就，不可將此師與彼師所傳者參合混修。

蓮花生大士早有懸記。到用銅鐵等物爲器具時，天下大亂，衆生痛苦特多，彼時父子不親。母女相猜。夫婦不和。兄弟不睦。朋友無信，佛像廟宇，多被毀壞。多有佛徒，身雖出家，心不在道，婦女操守不固，小兒不受約束，天運無常，晴雨不時，疫厲時作，寒暑失常，疾病難治，餓殍遍野。天魔惡神。大肆兇威。風俗澆

薄，內外大戰，無上密宗亦逐漸發達，到全世界均信佛法。天下太平。此經上所載。鑑於密教在各地興起，許多初機學佛者，聽說那裏出了一位上師。或是那邊請來了一位上師，便蜂湧前往，盲目附從，其中固有高級喇嘛，大修行者，不少却是濫冒上師之名，無有傳承，甚而偽造傳承，假傳承，收集法本儀軌；影印法本儀軌傳送，甚至販賣佛法的假上師充濫於各地，傷害佛法慧命。密乘首重傳承，密乘的儀軌，須由有正確傳承的金剛上師才能傳法灌頂，這是修證經驗的師師相承，倘無師承的加持，或初學不知，未是慧眼，慎勿錯亂拜師修習，否則所拜之師非以五智法流予汝灌頂，而是衆生五濁氣流也，行者自障亦重，乃不得即身成就。縱收集法本儀軌；而私自修持任何儀軌；，不唯不得實益，而且罪過無邊。

於顯教而言，上師即是釋迦牟尼佛，皈依三寶即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皈依屬初機，於密宗四皈依約略深一點，即是皈依上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六寶再深一點，而究竟乃是一皈依。上師與佛法僧實屬一體，故一皈依是爲最上乘，凡初發心菩薩，先當皈依上師三寶，皈依是皈依依止之義，必有所皈依依止。始得攝受而得成就，三寶即佛法僧

以此三者，具有無上希有、濟世、度生之義、如世間金玉珍寶之可貴，故稱爲寶，上師乃佛法僧之總攝，即金剛大總持，爲度生故，示現人身而作怙恃，所以金剛密乘，以皈依上師爲首，人若皈依上師三寶，便不爲外道邪魔之所侵害，又衆生在六道之中，輾轉輪迴、流浪生死，好像遊子落魄他鄉，窮途無靠，今既皈依上師三寶，便是重返家庭，得父母之怙恃，又有家產，便可以發展其事業，此便是菩薩發心皈依三寶之本旨。

苟無皈依，雖知禮佛、供養、熱心善舉，不過稍植人天，有漏善因，不能超出六道，成無上果。以是義故。應先皈依，依止上師，因爲密無師承，不得濫學，宜先灌頂，十方菩薩由此而修，三世諸佛從此而證。

智敏 慧華 上師每在新皈依法會開示新皈依

者：行者應以發大菩提心來皈依，帶領六道衆生，父母怨親債主一切衆生來皈依，倘只是期藉上師的加持與持咒的功德來求財、醫病、求神通、避禍降福、驅魔趕鬼、招魂引魄、薦之延壽等世俗欲求，這些當然也能得到加持，能成就衆生一切願望，然此均非究竟，不能了生脫死，即生成就，皈依發心，因地要真，倘因地不真，

果招迂曲，蓋發心爲因，證佛爲果，有多大之因，即結多大之果，密宗行者之大菩提心，即安樂利益生。視十方衆生猶如自身，猶如慈母之愛子女，普願十方衆生一切業障苦惱等。均歸我代受。我之一切功德，均普施十方衆生，衆生都去成佛，我願入地獄爲衆生受苦，視成佛與入地獄，



爲平等平等。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一切爲衆生，不爲自身，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之誓願如此，若如此發心，便是大菩提心。且凡我圓覺宗弟子都應以蓮華金剛藏聖者上師的本誓爲自己的本誓，上師本誓

恭錄如下：

(一) 衆生有病我有病，衆生受苦我受苦，盡未來際常入地獄，示現金剛阿鞞闍。

(二) 乘如來世尊，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之宏願，誓以種種方便，令一切衆生悉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三)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度衆生，誰度衆生。

(四) 我當入地獄，不惟入地獄，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且常樂地獄，不惟常樂，且莊嚴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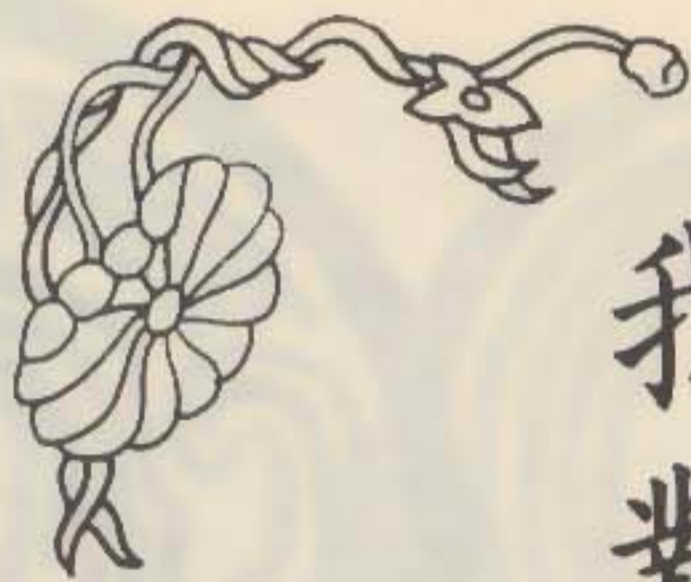
(五) 承仗阿闍大力願，常入地獄度衆生，水火風災益深熱，法身徧過萬重山。

(六) 千錘百鎚出深山，烈火焚身亦等閒，粉身碎骨都不怕，爲度衆生留人間。



我對「一心三觀」的體驗

■周宏佛



自從追隨錢上師及朱上師修習無上部密法，已有多多年，由上師處所獲之密見及法喜，難以言盡。最能契心者，即是本門的「一心三觀」內證修持法，為報師恩，便利衆生，故不吝疏淺，在此提出個人心得，向同道大德就教。

一、學佛方法論之綜合：

衆生無邊，故佛開無量法門以度衆生。若從方法論的角度，可以總歸入二大類；一是權教法門，一是實教法門。

何謂權教法門，佛陀為度初機學佛者而設的方便法門，即所謂的三乘法門。佛陀隨順衆生之習氣，以「慾鈎」及「滿願」的方式方便接引，由於衆生習氣各異，故法門亦多至八萬四千種，迨衆生之智慧（般若）漸開，再以實教法門度化，阿彌

陀經所說的修持法門即為權法的一種，也就是時下的淨土宗念佛法門。因衆生執於美好世界之「相」，故佛應化一座極樂世界，先行接引至彼淨土，作為成佛的轉修站。目前修淨土的人常以為往生極樂世界就是成佛，這是非常嚴重的誤解，修淨土者不可不知。

至於實教法門，即指佛陀度化衆生不假「方便」，不遷就衆生的習氣，要衆生自悟佛性本具，直接了當地以「本來與佛無別」的心態修習，單刀直入，最直最快地印證佛性。此即一乘法門，或謂心法。「金剛經」、「心經」、「圓覺經」等所說的即是此類實教法門，如能精進修持，再加上明心見性的名師指導，可以即身成佛。

二、衆生與佛

我們常在經典上讀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幾個字。中文譯為「無上正等正覺」，即是佛之境界。「無上正等正」五個字都在形容第六個字——覺，換句話說：成佛就是使心性恢復到「無上」（最本來）「正等」（不生不滅）「正」（最真實與正確的）本來面目。

所有衆生皆有覺性。經上說：「心、佛、衆生、無二無別」，是指我們本有的覺性及一切衆生本有的覺性，與佛的覺性完全一樣，只因衆生本有的覺性，受到五蘊的染著而忘失了本來，誤以為身體是我，靈魂是我，又把相對的形色世界視為實有，於是攀緣造作，生滅不已，淪入輪迴。簡要言之，衆生本覺因染而成病，於是



本覺變成錯覺，佛與衆生的差別即在於此：佛是正覺，衆生是錯覺，衆生若想成佛，只需放下錯覺，淨覺自然顯現，當下即可成佛了。

三、轉識成智

前文所提的權教及實教的法門，乃是



鑒於衆生體質的差異（即智慧根器），不得不以漸進或根治的不同方式修持，權教的對治方法，已普見於當前佛教的書籍，故不再贅述，本文願與諸位談的，乃是實教「當下契入實相」的心法。

實教法門能針對「錯覺」，直指其虛妄，而點明「正覺」所在，毫不迂迴閃避。雖然金剛經、圓覺經、心經所談的都是實教法門，但若無明師指點，很難把握到精髓及原則，作為修持的依據，這也顯示了為什麼歷代名師除了依經講授外，另付口訣，以助修行。

本門的內證修法，也有口訣，即是一心三觀」。在這兒，我願意再次說明：實教方法是衆生直接學習佛陀本具之般若智慧，不遷就衆生習性，更不假方便，（若論權巧方便，則落入權教法門）。故修習實教法門者，必須具備一乘根器才能了其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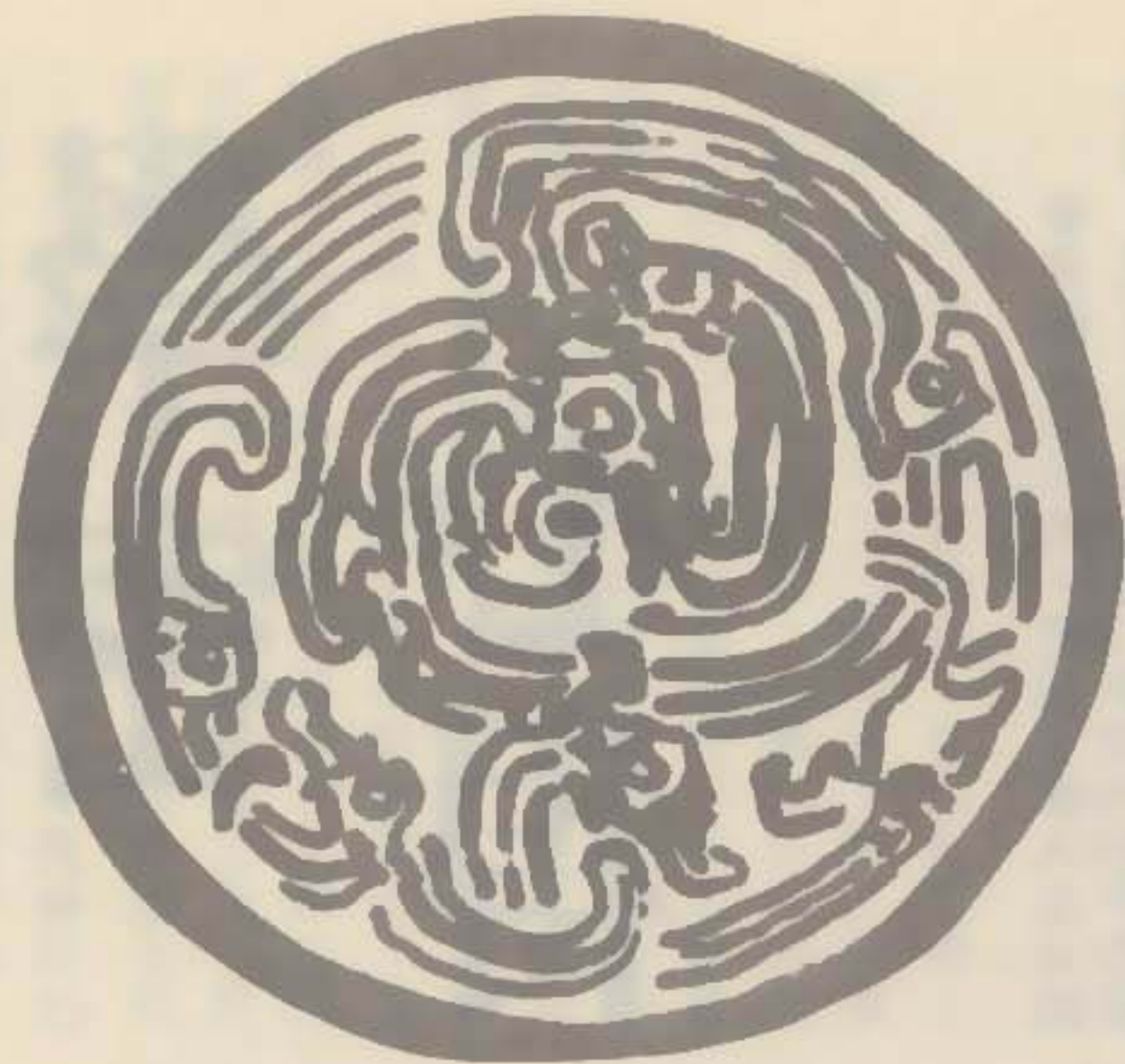
什麼是一心？一心就是自性本體的面目，也就是「正覺」，如以引指見月的方式來形容：其體如如不動，遍滿虛空，其性超越三世，其相光明無碍，其用遍乎法界，這才是我們的真我，整個宇宙世界森羅萬象皆由此生，滅後，也是歸於此本體，一切有形象之山河大地，無形象之七情六慾，以及任何相對的價值觀（大小、好

壞、善惡等）皆由此出。如果我們信得過宇宙人生之變化不外於此本體，即是般若智慧。平素常以此正念覺照，久之，入世度生時不致被六塵所迷，出世則惺惺寂寂，安住本體，體用並證，終成佛道。

一心的修法，就是常常憶持自性之，體性、相、用，而知其外境（六塵），內識（過去、未來現在之妄念）皆為自性所出，久之，則不受塵境及妄識的迷惑，入世時可臻於空有圓融之境（亦空亦有），出世則空有雙超（非空非有）。

什麼是三觀？即是假觀，空觀、中觀。「假觀」即是放下對外境塵相之執，「空觀」則是放下對內心妄念之執，「中觀」則是泯去「放下」之心，證實相，起妙用。如果我們無法直接由「一心直證」處下手，那麼則循序由假觀空觀的方法漸進。中觀的修證即是上述一心的境界，下面我們談談假空二觀。

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相非相，則見如來。」這句話正是假觀之精神所在。我們以智慧觀照（智照），外境六塵皆是因緣業力幻成，是暫有的假相，以此智慧透視一切，則使前六識清淨，轉識成智，久之，處六塵而能不染不動，這屬菩薩乘之修法，由慧入定，（修行口訣請見華藏上師「發菩提



心義訣」。

菩薩度人，恒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不動。若見事而心動，則生滅心起矣；住此不動心即爲第一念解脫，如六根染塵，再立時起假觀智照（起慧），使心不動（入定），這起照止妄之念可稱之爲第二念解脫。初修者，必須到第二念之後才能止心不動，修持日久，則能在第一念上穩住，也就是「時時覺照而忘覺照」之境界。第一念即已完成，不需再起念智照，即心即智照。就好比我是男人，認同已久，就不需起念想起我是男人，才不致忘記。修持至此，自然就能惺惺而不迷不動了。

金剛經又云；「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不可得。」這就是空觀的精神。（修持口訣同見發菩提心義訣）。空觀是要我們住心觀照，由自性本體的角度觀之；內心之妄想不外是對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之造作，本是空無實體，衆生却據此幻相妄作而生出七情六慾，被妄念遷轉不停。所以空觀，要我們住心觀照，發現我們的生活、情緒，始終被這些生滅不定的妄念主宰著。平常我們不意識到它之存在，一旦沈靜下來，以空觀觀照，便會發覺它的牽制力量，但微細的妄念，必須在較深的定中，才能察覺。一旦觀得，便起智慧淨信它不是實體，畢竟空寂，不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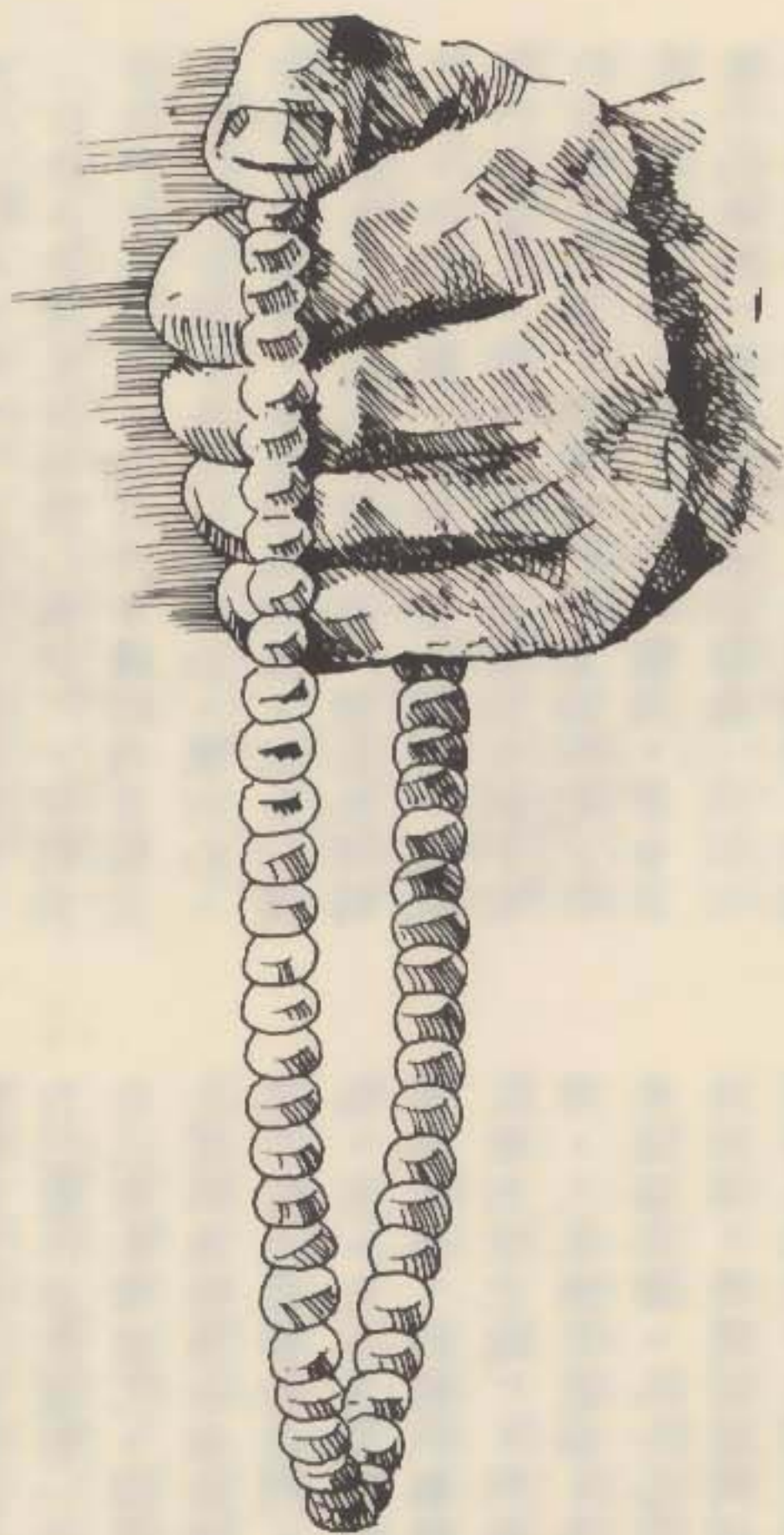
取，任運放下，不受七情所轉，內心常能平等安住，清安自在。如此則第七識清淨，方能「度一切苦厄」。

在這裏，我願意再提醒一下空觀的觀照方法。一般人把空觀與觀空不分，其實起般若智慧一切本空，仍屬於前段「假觀」的修持。空觀之觀，必須是不起觀察之念所作的內觀，也就是放下一切「想」而任覺性自現，才是空觀，上述空觀及假觀的修持，都是屬於「攝用歸體」上的功夫，智上的功夫透澈，自然能破除一切蔽障而明心見性。假空二觀皆能轉識成智，但必須進入中觀即一心的成就，才是究竟。

一心三觀是轉衆生識而成佛智的最直接修持方法，也是由果位本體上起修，把自己當作佛陀而行一切菩薩行。密宗常視自己與本尊無二，即同此原理。這種方法比從因地慢慢消業除障要殊勝得多，因為從果位上起修的法門，能同時體用雙證，法、報、化三身同時成就，也能入世出世圓融並修，因為只修體而不修用是羅漢乘（取出世之途），只修用而不修體是菩薩乘，入世出世並修，也就是體用雙修，才是圓滿佛乘，「一心三觀」可謂是一切佛典精華，希望諸位同道反覆參究前篇「發菩提心義訣」，解行並進，此生即會有極大成就。

學密 心得

學佛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深入生命的泉源，探討生命的意義。學佛不外乎認識「因緣」二字。金剛經也曾說過：凡聞金剛經起大信心者，不是一佛二佛所種的因緣，而是無量數佛所種的因緣。但由於我們的生活過於忙碌，常是渾渾噩噩地一日度一日，一年復一年，無暇正視生命的真正寶藏所在。即以我們生活中許多奇妙的關係爲例：父子、夫妻、朋友、師徒等這些微妙而深刻的關係，絕不是偶然碰上的，而是具有極深的「因緣」，故學佛即應了知因緣所在，方能窮究生命的意義。



■趙國佛

人生離不開生老病死四種現象。生時得接受各種責任、壓力，以及面對天災人禍；老年時雖然經驗智慧累增，但身體機能衰退，力不從心；病時各種難以言喻的痛苦，常常威脅著我們的生命；死亡更是每人應面對的結局，地、水、火、風四種元素將我們的生命支解，這不只是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恐懼更是令人難以承受，這是每個人都應面對的人生問題，我們該如何去解決？

釋迦牟尼佛經過六年的苦修，終於在菩提樹下修得正果，他徹悟生死輪迴皆由

因緣而起，因我們不斷受外境的染著，而且還執著不捨，故也不斷接受果報。人生的痛苦除了生老病死之外，還有人際關係上的怨憎會（冤家路窄），愛別離（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求不得苦（天違人願），以及五蘊熾盛（色、受、想、行、識，造作不止，以至於不可自拔之地）。這些痛苦都是因因果果累積而成的。故學佛必須先建立「正見」，方能脫離塵染，去除痛苦，了斷生死，而得常樂。

了斷生死，首在「捨」字，所謂「萬般皆放下」之謂也。如此不染、不執著

，自無生滅不已的痛苦，佛道中的菩薩道「六度」，也不外乎一個捨字：

持戒——捨去不正當的習慣或行爲。

忍辱——捨去嗔恨之心。

布施——將自己所好者施予他人。

精進——將自己對世俗的依戀及對法的執著一併放下。

禪定——放下是非得失之心，不起貪嗔痴，六根不染六塵，一心不亂，方能契入定境。

也許有人聽到這些話，會心生惶恐，捨去一切後，豈不是一無所有了嗎？其實不然，當我們放下一切，心無二念，則在自己的「一心」之內，即已覽括宇宙萬物無遺。這才是真實地擁有一切，故「捨」即是「得」，此乃無所得之大得，這就是實相，也是般若智慧。

我個人幸能接受本門密法的薰陶，深感密宗的殊勝處：它有一套較有次第的方法，能循循引進「契」、「捨」之地，終能了斷生死，密乘中的人基本是透過上師，得到傳承的加持，立一本尊作為修持的依據，專攻一法，極易契入佛陀的妙心，密宗修法首重觀想，觀想本尊或種子字，並且結印及持咒。注重心法者，對於手印

及儀軌較不重視，全憑觀想及持咒，仰賴上師及本尊之加持力，契入佛之本體，洒脫自在。

有人以為密宗之「密」字是指佛法要義秘不可宣，其實密者是指心之密也。因佛法至上乘的奧義，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除非自己親自驗嘗，是無法了解個中滋味的。釋迦牟尼佛住世時，把自己證悟的經驗傳佈開來，但這也不是耳聞口說之事，除非自己遵循佛陀指導之法，證入其境，是難得其中三昧的。這是密宗的「密」意，絕非神秘詭異之謂。

我個人極其幸運，有緣認識錢上師及朱上師，使我這本無任何宗教意識的凡夫，開始探討人生的終究意義而步入密乘。由於上師所傳授的方法特別殊勝，所以很快地就產生了效驗，但上師慈悲，不容我在這些神妙的經驗中逗留，而引我進入心法的妙境。朱上師一開始就設法點醒我「覺性」所在。猶記得她舉起右手姆指那麼一比劃，說：「這『覺性』從過去、現在、未來，恆遍十方，無所不在。」當時我初入密門，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直到後來專心修法數年，方了知，佛無他，即是此覺性。所謂無上正等正覺是也。本來所有眾生均有此覺，只因執著於妄見、妄念，而輪迴不已。其實佛之覺與眾生之覺都

是具足平等，眾生只因不明瞭自己是四大假合，五蘊集成，執假為真，使覺性受蔽，所以學佛無他，就是不再受此四大及五蘊的染著，發揮本覺妙心，如此不但能了生死，還能度人出離苦海，這是我學佛數年的心得。

最後，我十分感謝朱、錢二位上師傳承的加持，他們引導我一門深信，得入密法的堂奧。同時也感謝一切眾生，因眾生與佛不二，願此功德迴向歷代傳承、師父及一切眾生。

上師讚：

大恩上師足頂禮，具足慈悲我上師，功德浩瀚我師尊，了斷生死緣殊勝。垂示明心見性法，涅槃寂靜常寂光，離三界了四聖諦，示現本尊緣度眾，度盡地獄始成就，持傳承開密法門，承釋教化眾生緣，放如來光破五蘊，除五毒去三途苦，證得無上正本覺。攝顯密放五彩虹，不分別不取捨智，傳紅教無上瑜珈，頓漸隨根行方便，啓自性現毘盧海，傳授心中心要法，大開方便密法門，即身成就是心願。無上瑜珈我敬禮，具德上師我禮讚，功似性海德日照，供養諸佛供養師，供養三寶供養性，願六道成如來眷，毘盧性海常相遇，龍華會上共相傳。

華藏上師開示錄

觀後感……

■ 陳宗佛

予觀諸經深切了解，若要了知三世一切諸佛則須了知諸佛菩薩，證悟本體，必有內密心法，觀諸經典，雖略有所述，但因末法衆生，根器關係，又六根之染於六塵日甚，無法如正法時期之弟子，以自性修持爲主，故諸多流於形式或名相上之推敲。

晚近學佛之士，因無師承，故惟重形相，非但忽略修持，對歷代祖師之心法，更茫無所知，其實佛學與學佛，距離之遠

，相去之遙，豈可同日而語，奚止天淵之別。佛學者，只重學說，偏於佛教名相理論，不重修持，致連六度之一「持戒」，亦無法專一，故窮畢生之精力，以博通經典，仍未能窺佛法之真相，所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是也。

諸佛世尊，出現於世，乃爲一大事因緣，爲衆生「開」佛的知見，「示」佛的知見，進而使衆生「悟」佛的知見，後「入」佛的知見，學佛之人，不可不知此一

大事。學佛者，應實際修學由修心養性，直至明心見性成佛，究竟涅槃，即與法界衆生，復顯自性光明，共入毘盧性海，此爲學佛之實際功夫，此非從實相修持入門不可。

佛學與學佛既有如是之分，學佛亦有顯宗、密乘之別，密乘乃爲學佛之人開示心法。顯密之宗，如車之二輪，鳥之雙翼，莫能分離，不可或缺，由顯入密，乃真得佛法之心要。

密乘分有相、無相及中觀教法三種，以中觀教法爲正法眼藏，見性成佛，即身成就爲究竟，中觀教法，乃是不落雙邊，空有不二一如之法。此宗以自性修持爲主，以恢復佛教正法爲己任，使學佛者一門深入，即可頓超十地，直證無上正等正覺，滙歸法界常寂光土。

學佛之弟子，平日攝念一處，泯識皈性，或參禪或念佛，若又能得着中觀心要法門，觀實相，悟自性，實可謂戴角之虎，必可速悟佛之知見，入佛之知見，與佛等覺，滙歸性海，轉識成智，轉體爲用，得妙體，起妙用，不住生死，不入涅槃，普度衆生而無餘，雖終日度衆生，實無一衆生得度者，直入橫徧十方，豎窮三際之法界，念念真如，究竟成佛矣。



皈依之後的回顧

高貴佛 ■

「一師、一法、一本尊」一門深入，定可即生見性成佛，不止安住常寂光土，還乘願再來，建立報化二身及報化二土，達成覺行圓滿境界。這是我皈依學法五個多月以來，最大的感觸，也是我望能達成的誓願。

從去年十一月初到國父紀念館聽星雲法師演講佛法後，我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問？為什麼這麼多人對佛法這麼有興趣且大半是年輕人，回來後，我就到臨近佛堂收集結緣書籍，開始閱讀，諸如佛教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什麼是佛法、學佛是怎麼一回事、慈雲橋等等。又由於常到某佛教中心請教那裏的居士，由於他們都是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使我對佛法更產生興趣，也開始請教他們一些修持的方法。

那時我所用的修持方法是持咒、看經書，後來有泥泊爾來的佛爺來臺灣傳法，我就去皈依，但在修法上一點感應都沒有，又使我對佛法的修持方法產生懷疑的態度，於是我又到幾個佛寺去拜拜、聽經、打禪二、佛七，以探尋出學佛修持最好的法門是什麼？於是在一次佛七的機會裏，認識一位女孩，她問我日常生活修持方法是什麼？我說：「持密咒，但無感應。所以來此打佛七唸佛號，看有無感應。」於

是在往後幾天唸佛號的日子裏，很認真地唸佛號，有一天利用吃晚飯時間獨自到佛堂旁之河邊去大聲唸佛號，忽然間所有持誦過的密咒如口令般從我嘴裏不知不覺發出聲音，於是我對着天空高聲唱出密咒，盡情叫出我心裏的喜悅。

當我以充滿喜悅的心情，告訴那位女孩我持誦過的密咒能不假思索誦出，所以我喜歡持咒，她告訴我說「她的上師是位修持很好的覺者，最重修心。若在修持上有不瞭解的境界。可請上師指導，在學佛的整個過程上才易於把握正確的方向」於是打完佛七後，我就隨她到諾那華藏精舍去皈依錢上師及朱上師。皈依後我每天盡量多利用時間持四皈依咒，持完十萬遍再持十萬遍緣度母咒，但是在持咒的這段時間裏我覺得出家好修持，常往佛寺去走動，有一次上師開示我，大意是說：「學佛不外修心，乃使妄識心修持為不生不滅之菩提心，了知本覺，時時能返聞自性，乃觀外境如夢如幻，觀心內無紛亂之事，隨想隨捨，心境就隨着平靜，不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所現之假境而受染，心內對人際間一切過去、現在、未來的事境不起念，乃能外「幻」內「空」如此修行，最後空幻一如，時時攝心，如此修行，定可即生成就。」當時我聽了上師的開示後，把心專

注在每天的修持上。如下班後定半小時打坐、觀想與持咒，坐公車、走路、上班空閑時記得持咒與觀想，於是在每天的修持時間裏我慢慢的產生無限法喜，隨着日子的過去，修持的時間也漸漸地增加，而且在修法上有不了解的地方，就請問上師或修持好的師兄們，於是感應也隨着修持的專注而出現，諸如事事漸漸順利、病痛發生而不必吃藥而痊癒、生活更快樂、更充實，對佛陀、菩薩的精神更願意去實踐它。

雖然我是一個小職員，但是我盡自己能力拿出錢來佈施，諸如印經書、捐贈建精舍、放生等等，也叫我的親戚，朋友多做佈施，且有機會也隨緣說些佛法，與他人結佛緣，每當我起這些念頭時，在我修法上就有瑞相出現，使我深信傳承上師的加持力不可思議，且如能一門深入，不再雜亂修學，一心淨信本派法門。以信（一心淨信）、願（發菩提心）、行（常修淨行）、證（三摩地）為修行之四柱，此生即可成就。

皈依錢上師、朱上師兩位覺者以來，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上，我看到兩位上師為度衆生所花的精神與心血，諸如不分聖賢凡愚一律都收，且不收供養金，若有弟子供養，則全數放置於建精舍及經書。上師

也常利用機會開示弟子修持的方法與指導弟子修持境界的問題，且上師還自食其力，工作所得除了過清廉的日常生活外，其餘部分都投置在救衆生的慧命上，使弟子能無憂無慮的學佛，不為供養問題而擔憂。

上師度衆生所發之慈悲的精神就如同在沙漠中行進又饑又渴的行者，忽然發現綠洲，但是却拒絕進入綠洲的誘惑，忍耐

着一切的苦，回到那漫無邊際，熾熱的沙漠裏，去接引那些拖着沉重徬徨腳步的迷失者，來到這綠洲休息。所以，我以擁有修持好、發大菩提心、慈悲度人的上師為榮，且以他們的精神為我的榜樣，並願同門師兄大家一起幫助上師宏揚光大紅教寧瑪派世界圓覺宗的三根普被、至圓至頓的無上法門於六道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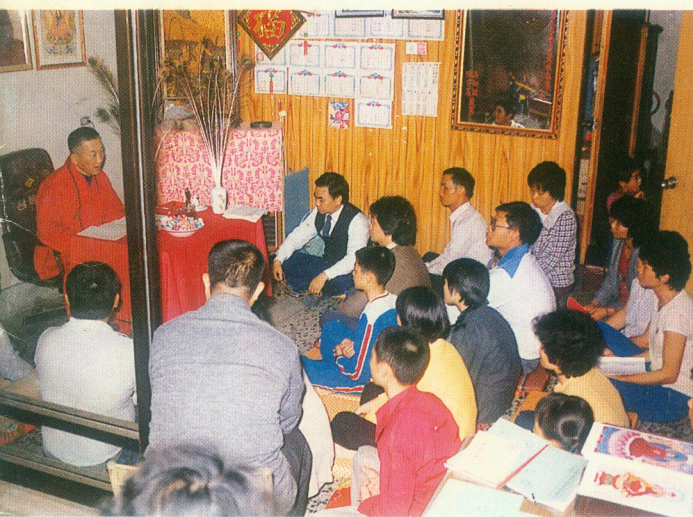




△ 宜蘭分舍成立法會實況



△ 台灣諾那精舍普供法會兩位上師隨緣開示



△ 錢上師台東弘法紀念



△ 台灣諾那精舍普供法會盛況



△ 錢上師高雄弘法留影



△ 華藏祖師圓寂五週年花蓮分舍紀念法會